

人生

期五第 卷七第

要目

- 臺灣佛教光復了
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
禪的意義
信佛、皈依、求解脫
漫談人生問題
釋迦牟尼佛傳
- 心悟
東初
黃雲
念生
摩迦



人生雜誌社發行

臺灣佛教光復了

臺灣佛教，本由大陸傳來，佛教生活，教育，習慣，一本於祖國；五十年前，臺灣割讓於日本，臺灣的行政，教育，一切都趨向於日本化了。

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最顯著的分別，即在律儀上。日本佛教開放戒律，准許僧侶娶妻食肉，佛教的寺廟變為私人的家庭，忽視律儀，薄於道德，故日本佛教名存實亡。中國為亞洲佛教第二祖國，中國佛教根本建設在律儀上，嚴禁僧尼娶妻食肉，凡為僧尼必需具備三壇大戒，視此為出家資格的根本，否則，不復名為「出家」！

不消說：日本未據臺灣以前，臺灣佛教一切祖國化，即在三十年前臺灣佛教各大寺廟依然維持着祖國的風氣，當時全省最大寺廟如基隆靈泉寺，臺北觀音山凌雲寺，臺南開元寺，嘉義大仙寺，崙山開峯寺等，還有不少僧尼倫倫渡大陸受戒，其尊重律儀的觀念，於此可見。日人初來臺灣，尙尊重臺灣民俗習慣，自日本佛教來臺開闢日本式寺廟後，引誘臺灣佛教僧侶赴日本讀書。凡受過日本佛教教化後的臺灣僧侶，回到臺灣後，十之八九，再不復穿上僧侶的服裝，個個都是日化，革履洋服，公開步日本佛教僧侶的後塵，娶妻吃肉，於是臺灣佛教寺廟退化了，都變成日化了——成為私人家庭，清淨伽藍變為淫欲之所，佛教焉能不衰落——有知識的佛教青年，都變成俗化，終日為生活逼迫，再無暇為佛教宣傳了。二次大戰發生後，日人又不斷強迫臺灣佛教青年參軍，於是佛教青年僧侶日漸其少，臺灣尼衆日漸其多，法門衰落，整個臺灣佛教慧命都斷送在日本人手裏，亦非過言！

戒為無上菩提本，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故佛在最後遺教囑咐說：「如我滅後，汝等當尊重波羅提木叉，如我住世無異。」梵網經說：「戒如明日月，亦如環瑠珠，微塵諸菩薩，由斯成正覺」。故戒實為佛教的根本。幸蒙諸佛菩薩加被，二次大戰後，臺灣再回復到祖國的懷抱，我們臺灣同胞同道們是何等慶幸！

臺灣光復十年了，政治、教育、建設、各方面都先後祖國化了。唯臺灣佛教受日化影響最深，尙未能完全恢復祖國化，故佛教許多寺廟，不是龍華派（公開娶妻吃肉），就是日化派（妻子兒子養在廟上）寺廟管理都落在信衆手裏

，而大多數僧尼都未受戒，形同全部俗化。有人曾說：臺灣佛教，完全為在家衆佛教，（雖有僧尼因未受戒不名真正出家）這句話實有至理！

大陸撤退後，祖國許多佛教高僧大德，居士來到臺灣，六七年來，由文字宣傳，威儀攝化，使臺灣佛教漸漸走上祖國化了。最顯著的事實，由忽視律儀的臺灣同道們，現在人人都爭先恐後的去受戒，並且以受戒為光榮，不復再存忽視戒律觀念。二年前大仙寺開戒，去年獅頭山開戒，今春臺北方面十普寺、靈泉寺先後相隔一月同傳千佛大戒，而兩處戒緣殊勝，不獨開臺灣佛教史上未有之奇葩，即中國佛教於一省內同期開戒，有如此成績，亦不可多得。

此次靈泉寺四衆弟子約三百餘人，五月六號初壇典禮，臺北、基隆及中南部各地信徒前往觀瞻者約有三千餘人，開該寺歷來未有之盛況！殆靈泉寺為本省佛教首刹，鐘板齊備，殿宇莊嚴，具有叢林規模，為其他寺院所不及者。其派下遍達全省，總約四五十所之多，實為一領導首刹。尤為難能者，該寺此次傳戒為第六次，說戒阿闍黎智光老法師，係三江名刹焦山寺退居，為華嚴專家；羯磨阿闍黎為證蓬老和尚，係常州天寧寺退院，為宗門長老，首席開堂為中國律宗第一山寶華山教授隆泉法師，一切律儀傳授，皆本華山。唐以後，中國佛教以禪教律為佛教綱宗，維持千百年來中國佛教的生命。今靈泉寺雖僅傳授戒法，實融治祖國佛教律儀精微於一堂。臺灣佛教，可說到今天，才算正式的光復，走上祖國化的佛教開始了。

今後本省佛教果能依禪、教、律（即戒、定、慧）分為發揚，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佛法必能光大。

此次傳戒時間雖短，然影響於今後臺灣整個佛教前途關係最大，茲可以預見者有三：

一、強化祖國佛教的信心；（二）確定律儀為教育的根本；（三）日化僧尼勢必淘汰！

今後猶需注意者：首先要強化僧尼的教育，確立僧尼生活制度。我們希望日化僧侶放棄妻室，不要再在寺廟裏過日化的生活，龍華派應正式宣佈為純正在家衆，不得為人誦經超度。這是復興臺灣佛教根本大計，也是真正光復臺灣佛教應有的條件！以此為楷模，不難光大整個中國的佛教了。

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

心 悟

敬禮十方無上尊 無等真如賢聖僧
慈力加我破邪妄 顯揚正教護信根

一、緒 言

佛陀是全知全能的，這是筆者向來不能動搖的絕對信念，同時筆者相信這也是所有有正知正見的佛弟子的絕對信念！我們的這種信念，是從誦習佛陀的聖教中培植起來的。梵網經說：「若佛子，信者，一切行以信為首，衆德根本，不起外道邪見心。」我們的正見所以不為邪說所蔽，我們所以要獻身佛法，不怕菩薩道難行，不畏佛道難成，就是這個信念在支持着。這個信念是我們慧命的父母，亦是一切衆生慧命的父母，有人如果要用邪說破滅我們這個信念，我們是決不能容忍的！因為這種用心是至毒的！影響於佛教是至大的！造成殺滅衆生慧命的事實是至慘的！

筆者在去年本刊第六卷第一期上發表過一篇「佛陀是全知全能」的文章，甚得各方正信正見的同道們讚許，都說該文頗有威力，會把當時紛紛的邪說遏止入去，挽回了不少初進佛門的同道的信心。然而末法時代邪見者多，近來居然又有未植信根未得佛法正見者，大膽地發表與所有正信正解之佛弟子的「佛陀全知全能」的信念相反的邪說，且倒調著文糾正其謬以衛護正教的正信正解的唐湘清居士的悲心為教為人的精神，是要「甘作真正波旬的子孫」，這種純憑意氣的攻毀，真令我們痛心遺憾！筆者近來常在菩提樹雜誌和本刊上，讀到唐居士屢發糾正邪說之文，非常欽佩唐居士的為法精神！筆者雖亦屢想著文破斥邪說，但都以為邪不敵正，邪見者的良心是會被唐居士的悲心所感動而覺醒起來，自知退却的，因此不會執筆；然而想不到邪說竟愈來愈猖獗，勢將振動整個教界人心。因此，各方同道紛紛地催促筆者出來破邪：

一、有的同道來信給我說：「你會經作『佛陀是全知全能』的文章遏止過邪說，今日又有邪見者在覺生雜誌上，妄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你應該再本着以往為教為人的悲心，再著文予以遏止。」

二、有的同道當面對我說：「我有很多虔誠的信徒，因讀了覺生雜誌上批評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邪文後，都對佛教失却了信心，你應該著文顯示正義，以挽回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再投入佛教的懷抱中來。」

三、有的同道責備我說：「梵網經上說菩薩藏人一言謗佛法，如三百矛刺心，你現在見人謗佛陀，何以忍心不出來破邪顯正，使初學者辨明是非，增強

信心？」

筆者在受各方面的同道這樣催促之下，不得不毅然而起，再就舊題——佛陀是全知全能——來發揮所見，以破斥邪說，顯揚正理。唯筆者今執筆寫作此文，所覺得痛心萬分的是：筆者在下文所要破斥的謗佛邪說，不是出於向與佛教對立的外道邪徒，竟是出自教內已為人師的人，佛教是多麼的不幸啊！

佛法是苦海中的寶筏，是黑暗中的明燈，毀佛謗法，就是破壞寶筏，毀滅明燈，要使衆生永淪於苦海之中，永處於黑暗之域，凡是有悲心有良知的真佛子，豈能容忍他們這樣的做！筆者知道本文發表後，或會引起惡見者的憤怒與攻毀，但筆者為着衛護佛法的真理，護持同道的信根，和保護衆生的慧命，毀譽在所不計。不過人都是有良心的，如惡見者讀了本文，良心發現，自知錯誤，而懺悔改往修來，那筆者將感無限欣慰！並要慶祝他們再生！

二、立題之意

筆者立這個題目的意思，是隨機說法，對症下藥，並非要以「全知全能」的四個字來表示概括佛陀的一切功德，更不是說佛陀的偉大只如我們所謂的「全知全能」這樣而已。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凡夫的心理所想像到的及文字所表現到的「全知全能」的境界，實在太有限了！怎能代表佛陀的一切智一切三昧的境界？法華經藥草喻品中佛告迦葉等說：「誠如所言，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又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中普賢菩薩讚佛功德說：「十力大雄最無上，譬如虛空無等等，境界廣大不可量，功德第一超世間！十力功德無邊量，心意思量所不及，人中師子一法門，衆生億劫莫能知。十方國土碎為塵，或有算計知其數，虛空邊際不可得，如來境界亦如是。或有能於剎那頃，悉知三世衆生心，設經衆生數等劫，不能知佛一念性，」佛陀的功德是如此廣大不可思議，凡夫心境的「全知全能」何能以盡之？我們只覺得「全知全能」之語，不足以稱佛陀的功德，而無信無解的惡見者，却以為這四個字把佛陀稱讚的太遜了，他的心懷何其俗也！他的胸量何其狹也！

經中說佛陀的「智慧不可思議」，智慧不可思議不但是「全知」，而且是超全知（超凡夫心所計的全知）；經中亦說佛陀的「神力不可思議」，神力不

可思議不但是全能，而且是超全能（超凡夫心所計的全能）！今以無信無解的惡見者妄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故筆者權且先用佛陀是全知全能的義來糾正他，使他先能瞭解而深信佛陀是全知全能，然後再進而瞭解深信佛陀是超全知全能的，這是筆者立題的正意。

或者惡見者要說：全知全能原是外道稱讚他的「主——神」的話，你怎麼可以張冠李戴的把它冠到佛陀的頭上去呢？如果這樣說，那將見其愚笨之極了！我們知道，全知全能是稱謂之語，並非獨屬於何人，而是真有其德者皆可以稱的，如教育家哲學家等的稱謂一樣。教育家和哲學家的名詞，本是西洋人對其教育學者及哲學家的稱謂，然而今日我國人亦都將此名詞來稱謂孔子，說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或偉大的哲學家，這種稱謂是不是張冠李戴呢？當然不是！因為孔子的學問思想實足以當此稱，以此稱孔子正與事實相合。我們現在以全知全能稱佛陀，正如以教育家哲學家稱孔子一樣，於事理均極相契。

再進一步說，我覺得外道以全知全能之語稱其主上帝，無異以美麗可愛之詞稱於鵝毛兔角，實屬錯誤之極！世間唯佛陀最為偉大，唯佛陀才有真全知全能，我們為尊重事實與真理，今後應以全知全能之稱屬諸極偉大極崇高的佛陀！

三、破 邪

我現在所要破的邪說，是覺生雜誌第五十七期和第五十八期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釋唐湘清先生對佛有無全能的疑」，另一篇是：「原來如此」。這兩篇文章的署名都是白衣，但事實上不是白衣居士作的呢？據許多知道內情的同道說，不是白衣居士作的，而是新竹XX大法師作的，由白衣居士出名，此言是耶？非耶？依我的看法，說不是白衣居士作的，於事實為近，因為白衣居士的文字我是知道的，這兩篇文章絕不似他的手筆，說是他作的，實為可疑！但若說是XX大法師作的，事實雖有可能，但我如何敢相信呢？他是一位大法師，不知吃了多少佛的飯，受了佛的多少恩，現在還是藉着佛的光在活着，難道他竟如此不知恩報恩，反來貶佛謗佛，破人信心，殺人慧命嗎？學佛法者，豈能這樣沒有良心？所以我又不敢相信是他作的。不過，如真是他作的，那我即將大聲疾呼，凡我正信正見之同道，皆可鳴鼓而攻之！法師者，而不以法為師，以法師為師，反而毀法謗佛，破人信心，殺人慧命，則即為楞嚴經中所說的「穿佛衣，吃佛飯，而做破壞佛教的波旬子孫」。凡是佛的弟子，孰不可攻之乎？

一、破「釋唐湘清先生對佛有無全能的疑」的謬妄

我現在要把這篇謬文的錯處，逐點提出加以破斥的時候，為便於明白和行文的原故，都冠以你說二字，下面破第二篇時亦做此。

1 破以業報身而觀佛身的謬妄

你說：「佛有真身，更示度眾生的凡夫相，凡夫相即不免老病死，這說明法性法爾的道理，世相如是，佛亦莫可如何？不是也適足以證明佛的不『全能』嗎？」你這話有兩點錯誤！一誤把佛陀示同凡夫之相的老病死為莫可如何的，二佛陀有真身而能示同凡夫，這正是佛陀全能的表現，你反而顛倒地認爲是佛陀的不能。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佛告迦葉說：「如來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復得諸疾患苦，危脆不堅如壞器乎？迦葉！如來所以示病苦者，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當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爲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又說：「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佛身既即是法身，金剛身，我們如何可以肉眼視之？佛陀所以示有疾苦的凡夫相，是爲調伏眾生，非爲世相遷而然，你不知此理，竟以佛之示現，與凡夫之爲世相所遷的同等而觀，說佛也是莫可如何的，你根本不知佛法，根本錯誤！你以俗眼觀佛，無怪乎要把佛的常住身，全剛身看同俗人之身一樣。

其次，怎麼說佛陀有真身而能示同凡夫，正是佛陀全能的表現呢？因為佛陀如果不是全能，他怎能從真身而示現凡相呢？既能從真身而示現凡相，非全能而何？你如果不信氣佛說這種示現是全能的，那我請你也來示現給我看看！你能隨意示現老病死相嗎？你把佛陀的全能倒說爲不能，真是可笑可憎！

2 破以佛從真示現爲有來去的謬妄

你評唐居士謂佛早已成佛，爲度生故而示現凡夫說：「由此也就更可以證明『佛不是全知全能的』了，否則他何必示現？住在常寂光土中不是就可以度了麼？因爲既是全能，又何必疲勞往返呢？」我看了你這段話，覺得你的思想太幼稚得可笑！更可見得你是未曾讀過大乘經。佛陀的隨類現身，完全是稱性任運而起，「不動道場，徧十方國」的，你却以看凡夫業報身的俗眼來看佛，說佛「何必疲勞往返」，真不值得明眼人一笑！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讚品說：「佛坐夜摩宮，普徧十方界……十方一切處，皆謂佛在此，或見在人間，或見住天宮，如來普安住，一切諸國土……一身無量身，其相不可得，佛功德無邊，云何可測知？無住亦無去，普入於法界。」又說：「佛身及神通，自在難思議，無去亦無來，說法度眾生。」又說：「如來廣大身，究竟於法界，不離於此座，而徧一切處。」佛身不可思議，不動而徧十方，徧十方而無去無來，如作電視演講者，其身不動，而徧徧於或遠或近之有電視者之前，說什麼疲勞！我希望你息下身心多讀些大乘經典，來培植你的信根，啟發你的智慧，不要妄說自取墮落之果！「若能見佛身，清淨如法性，此人於佛法，一切無疑惑。若見一切法，本性如涅槃，是則見如來，究竟無所住。」（見上引經）你如果真有心想學佛法，應當當時誦習這兩首偈頌。

佛陀常住寂光中，而能現身十方為衆生說法，即理而成事，即事而顯理，理事圓融無碍，這正是佛陀全能大用的表現，你却又顛倒的說是佛陀的不能，你這究竟是何用心？

3 破以佛的全能為主宰之義的謬妄

你說佛陀「既是全能……人死了，一齊教他們證解脫便是，這難道是說得通的麼？」像你這樣想法，當然是說不通的，因為你的想法，完全是想倒行逆施，毫不依理依法的呀！

你要知道：「佛陀是全知全能者，而非創造主宰者」，全知全能是依宇宙理法而實現的，創造主宰是違逆宇宙理法的意義，祇是神教者的幻想而已。十法界中必有依宇宙理法而實現的全知全能者，決不能有違逆宇宙理法的創造主宰者。你把佛陀的全知全能當做創造主宰的意義，你的一切愚昧，可以說全是由此而生。你如能虛心深思我的話，相信必能被你的迷惑，而生你的正智的。

衆生造業受果，這是依順宇宙理法而行的事實，佛陀能教給衆生另一系宇宙理法，使衆生依之而行，而實現解脫的事實，佛之能即是宇宙理法之能，不是破壞宇宙理法的，故稱佛為正覺尊。你以為佛陀既是全能的，那就可以「人死了，一齊教他們證解脫」了，你這意思是要佛陀的「全能」必須能破壞宇宙理法——使衆生造業不受報，而反得解脫，這真是錯到十萬八千里去了！佛陀是依法而成佛，不是破法而成佛，若破法（法固不可破，不過假作此說而已）則成顛倒，如何得稱正覺尊？

又佛陀能以宇宙理法教化衆生，令衆生皆得解脫，而衆生不能依之而行以實現解脫，這是衆生自身的不能，而不是佛陀的不能，如司機能以其技能方法開動汽車，假使汽車本身出了毛病開不動，這不是司機不能開車，而是車子自身不能動，此不能是在車而不在于司機。衆生不能受佛度亦同此理。

4 破以佛為無異於世人的謬妄

你怪居士把佛陀說得太超人了，而加以批評說：「在阿含經裡，佛陀為了怕我們像唐先生一樣，也這樣誤會，所以昭示我們說：『莫令我異於世人。』」經中又說：「如世人之所知，我亦如是說」，不知唐先生對這段經文，要作何交代？「你說這種話，簡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至於佛陀說法的權實之義，你更是莫明其妙了。我現在替唐居士對這段經文作個交代，你能靜心細讀，相信必有所悟。

你要知道：佛陀應世的本懷，是要令一切衆生皆入佛之知見的，然以衆生根性不等，佛陀不能直暢本懷，於是有所謂應實施權的方法，宣說二乘三乘的，但說二乘三乘，不是以此為止境，乃是以大乘為本，以入佛慧為目的。法華經方便品說：「隨順說諸法，入大乘為本」，又說：「我設是方便，令得入佛慧」。你不知佛陀說法的意趣與善巧，反而欲以佛陀對小乘者權說之言，來難佛陀對大乘者直說本懷之教，你這不是顛倒狂亂嗎？「諸佛隨宜說法，意趣

難解。」（法華經方便品）我希望你多多誦習這句佛語！

阿含經是佛陀對初學小乘的凡夫說的，既是对凡夫說的，當然要說凡夫心眼所及的境界，如對小學生講課，必須要講小學生心眼所及的知識，「如世人之所知，我亦如是說」，這正是佛陀隨宜說法的善巧，你却以為佛陀說法祇是如此而已，真是大錯特錯！

又阿含經是對凡夫說的，佛陀當然亦示現凡夫身，既示現凡夫身，當然處處亦表現與世人無異，雖是演說，亦必求其如真，故說「莫令我異於世人」。其次，世人之眼是肉眼，其觀物祇能見其外表，而不能窺及其內秘，其所見之異，則是怪異，怪異屬倒觀，離真相遠矣，故佛陀示人不要把他看成異於世人！你把佛陀密意告誡之語執為真實，認佛陀實無異於世人，實大違佛陀之悲心啊！如孔子說：「說我是聖人，則吾豈敢？」又如偉大的科學愛因斯坦說：「我實在是渺小的」。我們難道可以把他們這種自謙並含有鼓勵性的話認為真實的，說他們不是聖人，或是渺小的人嗎？你何不想想：佛陀如果真的無異於世人，則佛陀豈不亦是世人？又佛陀既是無異於世人，那末倒過來說，豈不是世人無異於佛陀？要是這樣，那世人也都是佛陀了，事實豈是如此麼？天台說：「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切戒！切戒！

佛陀決不是同於世人，佛陀確是超於世人，超於九界，我們要瞭解佛陀的真相，決不能依於方便教的小乘經，應當依於真實教的大乘經！因為小乘教的佛是佛的化身，是隨衆生的所見而說的，依此不足以瞭解佛陀的真相；而大乘經的佛則是佛的眞身，是順理而說的，稱性而談的，要知佛陀的真相，當在於此！茲引經為證於左：

法華經說：「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釋迦牟尼佛，出於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以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衆生。』」佛陀成佛的時間是如此的長，現身教化的空間是如此的廣，我們怎麼能把他看做無異於世人！大般涅槃經說：「……或問淨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娘懷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於娘懷，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示現從母懷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於人天阿修羅中最高最上！』父母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血肉筋脈骨髓之所成立，隨順世間衆生故示為嬰兒。……一切衆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這不正是明示我們，佛陀是大異於世人的嗎？

華嚴經說：「佛子，諸菩薩摩訶薩應云何見如來應正等覺身？佛子！諸菩薩摩訶薩，應於無量處見如來身，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於如來，應備一切處見於如來！佛子！譬如虛空遍一切色非色處，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虛空無身故。如來身亦復如是：備一切處，備一切衆生，備一切法，備一切國土，非至非不至，何以故？如來身無身故，爲衆生故示現其身。」這段經文透徹地告訴我們應如何以見佛身，你讀了後還敢以凡夫肉眼見世人業報身之相來見佛，說佛實無異於世人嗎？我希望你把狂心歇下，多閱讀些大乘經典，以開擴你的心胸，啓發你的正見，這才是對你真正有益的呢！你何樂而不爲？

二、破「原來如此」的謬妄

1 破誤解偏知的謬妄

你說：「偏知，也許可以說是『全知』，但全知，偏知，不見得就對，外道邪見，可以依外道邪見的真理去了解一切事物。……世間一般的哲學，宗教，都有一套解說宇宙人生的方法，你說他不偏知嗎？所以佛教裡說佛的知，不但是偏知，而且是正偏知。」你這話犯了兩點錯誤：一不會瞭解「正偏知」的真義，佛教中說知有四種：無知、邪知、正知和正偏知。一般沒有知識的衆生是無知，外道及世間一分學者是邪知，二乘聖者及一份菩薩是正知，佛及一分菩薩是正偏知（或稱佛陀爲無上正偏知）。這「正偏」二字是簡別詞，「正」知是簡別不是外道及一分學者的邪知，「正偏」知是簡別不是二乘聖及一分菩薩的正知。因爲正知不定是偏知，故二乘聖者及一分菩薩不能稱「偏知」；而偏知必定是正知，故佛及一分菩薩能稱「正偏知」。稱正偏知是表示：一面超於外道，另一面亦超於二乘、菩薩。故真正全知也即是正偏知，正偏知也即是全知，名異而實同。

其次，你把非偏知的妄認爲偏知，爲什麼呢？因爲外道及一般哲學，宗教，他們所知的實在太有限，與佛陀的偏知相比，簡直不啻螢火比太陽！佛陀偏知一切世界，一切衆生（包括十法界）之性相等法，他們知了幾世界幾衆生之法呢？我敢斷定他們一世界一衆生之法都知得清清楚楚，更何論乎一切世界，一切衆生之法呢？你今居然把外道及一般哲學、宗教的渺小之知當做偏知，真錯誤極了！

2 破執文昧事的謬妄

你說：「即翻盡佛教典籍，也找不出全知全能的根據來。」你果真翻盡了佛教典籍嗎？你根本沒懂得佛法，沒看過大乘經，竟敢發此狂言，未免太過吧！「正偏知」不是全知麼！「不可思議神力」不是全能麼！你以爲必定要能從佛經中找出全知全能四個字來，才能算是佛陀全知全能的根據，否則就不承認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嗎？你這是執着文字，而不知依憑事實，真是顛倒！佛經中沒有「偉大」二字，難道我們就可以說佛陀不偉大麼？佛經中沒有「崇高二」字，難道我

們就可以說佛陀不崇高麼？佛陀有偉大與崇高的事實，經中雖然沒有這樣字眼，但我們可以依據事實，確定地說佛陀是偉大的！是崇高的！同樣，佛陀有全知全能的事實，經中雖然沒有這四個字，而我們可以依據事實，確定地說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在下面顯正中，我當廣引經文證明給你看看。

3 破以佛之全能爲主宰之義的謬妄

你說：「如果真有『全知全能的佛』，那末，世界的紊亂、紛爭、缺陷，應該早已獲得解決。」你這仍是誤以佛陀依於宇宙理法而實現的全知全能，爲神教者妄想所計之遠逆字由理法決定無有的創造主宰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已在破前篇文章的第三點錯誤中說過了，你可回頭參閱，這裡不必重說。

4 破誤解虛大師之語的謬妄

你引太虛大師說的：「佛不能利人，佛所以利人者即在於法，離了法便無所謂佛。」的話，作你妄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證明，這真是經上說的「邪人見正法，正法亦成邪」，我想虛大師如果還在世的話，他當將碎殺你這個野狐狸！你不再去動讀三年佛經，不要隨便動用虛大師的話，作自欺欺人的幌子！你要知道：大師此言，不但不違佛陀全能的意義，而且正是反顯佛陀是全能的。法能利人，法是全能，佛陀稱爲法王，於法自在，能以法利人，則佛陀不即是全能的嗎？大師說「離了法便無所謂佛」，這話是說離了法即不能有佛，如離了哲學即不能有哲學家，離了科學即不能有科學家，並非說佛離法即成無用。因爲佛依法而成佛，成了佛後即與法成爲一體而不相離，佛即是法，法即是佛，法之能即是佛之能，佛之能即是法之能，經說：「如來妙體即法身，清淨解脫同眞諦，如日與光不相離，如來功德即涅槃」。這不是佛法一體而不相離的明證嗎？

你見到大師說「佛不能利人」，即以爲大師也同你一樣愚昧的妄認佛陀不是全能的，你爲什麼不細看一看大師下面的話，多思惟他話中的意義呢？大師說「佛不能利人，佛所以利人者即在於法，離了法便無所謂佛。」大師這話是推說佛陀所以利人的所在，並非說佛陀的無能，因爲法畢竟爲佛所究竟證得，佛畢竟能以法利人，則法之利人，不即是佛之利人嗎？譬如說：法師不能利人，法師所以利人者即在於佛法，離了佛法便無所謂法師；但法師學了佛法後，佛法即離不了法師，而爲法師之所有，則此佛法之利人，不即是法師之利人嗎？法是全能的，佛陀得了此全能之法，則此法之全能，即成爲佛之全能，說佛陀之全能，復有何疑？

四、顯 正

一 佛陀全知全能之理的根據

筆者去年在本刊第六卷第一期上發表的「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在第三段以正理證明「佛陀是全知全能」中，一從佛陀是獲證大涅槃果大菩提果的

無上大覺尊，二從佛陀是斷一切無明，盡一切障的聖者這兩方面，證明佛陀必是全知全能的。今要更進而從佛陀澈證一切法本元上說，這樣，則佛陀是全知全能的義將益加顯明。

什麼是一切法的本元呢？這就是衆生心，起信論上說：「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怎見得是心能攝一切世間法呢？楞嚴經上說：「……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說：「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華嚴經上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又說：「一切衆生界，皆在三世中；三世諸衆生，悉在五蘊中；諸蘊業爲本，諸業心爲本。」這心爲一切世間法之本元的意義，在諸大乘經論中隨處可見（至於其系統的理論，可閱諸大乘經論本文，這裡不細說），故知是心能攝一切世間法。

又如何可見是心能攝一切出世間法呢？所謂出世間法者，即無漏清淨法，這出世間無漏清淨法，仍是依是心而建立，爲是心所攝持。圓覺經說：「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眼根清淨故，眼識清淨；眼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耳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耳識清淨故，覺塵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六根六識清淨）。善男子！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六塵清淨）。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四大清淨）。善男子！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清淨。彼清淨故，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清淨。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善男子！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總而言之是：一切出世間清淨無漏法，皆從是心清淨而起，皆爲是心所攝持。維摩經說：「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也是說明，心淨則一切清淨，一切淨法，皆由心淨而立。由此可知是心能攝一切出世間法。

佛陀破一切執、斷一切障，成一切智，澈證是心而圓成佛果，得無量三昧，故佛陀必是全知全能者！因爲是心爲一切法本元，佛陀既澈證是心，則是澈法窮源，一知一切知，此非全知而何？又是心既是一切法本元，則一切能事亦莫不依是心而起，佛陀已澈證是心，可以任運稱性而起全體大用，則佛陀尙有何事而不能？此非全能而何？故知說佛陀是全知全能者，乃不辱無術之謬妄，不但違事，亦且違理！愚見者若尙有人心，讀此應知所返了吧。

二 佛陀全知全能之教的引證

筆者在此著「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亦曾引有簡單的教證，今爲澈底起發愚見者的信心起見，更廣引聖教爲證。

1 佛陀全知之教證

法華經藥草喻品說：「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衆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碍，又於諸法究竟明了。」又說：「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此一切皆知，非全知而何？華嚴經如來出現品說：「佛子！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但應以智無量故，知如來心。譬如虛空爲一切物所依，而虛空無所依；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爲一切世間出世間智所依，而如來智無所依。」如來智既爲世間出世間智所依，足見如來必是全知！又說：「如來智慧分別三世一切衆生，一切國土，一切劫數，一切諸法，無不知者；若言不知，無有是處！何以故？智慧平等悉明達故。」如來豈窮三際，橫徧十方，無有一法而不知，我們如何可以說佛陀不是全知！

又法華經化城喻品說：「我念過去世，無量無邊劫，有佛兩足尊，名大通智勝；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盡此諸地種，皆悉以爲墨，過於千國土，乃下一塵點，如是展轉點，盡此諸塵墨；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復盡抹爲塵，一塵爲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如來無碍智，知彼佛滅度，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諸比丘當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碍，通達無量劫。」佛陀知無量劫前之事如知現在者一樣，佛陀的全知，復有何疑？

又梵網經說：「若佛子，菩提薩埵體性華光地，能於一切世界中，一神通明智品，以一切衆生種種變化。以天眼明智，知三世國土中微塵等一切色，分分成六道衆生身。一一身，微塵細色成大地，分分知。以天耳智，知十方三世六道衆生苦樂聲，非非音，非非聲，一切法聲。以天身智，知一切色，色非色，非男非女形。於一念中，徧十方三世國土劫量大小國土中微塵身。以天心智，知三世衆生心中所行，十方六道中一切衆生心心念念苦樂善惡等事。以天智，知十方三世國土中一切衆生宿世苦樂受命，一一知命續百劫。以天解脫智，知十方三世衆生解脫，斷除一切煩惱若多若少，從一地乃至十地滅滅皆盡。以天定心智，知十方三世國土中衆生心：定不定，非定非不定，起定方法，有所感受三昧，百三昧。以天覺智，知一切衆生已成佛，未成佛，乃至一切六道人心心；亦知十方佛心中所說法。以天念智，知百劫千劫大小劫中，一切衆生受命久近。以天願智，知一切衆生，賢聖，十地三心中，一一行願。若求苦樂，若法非法一切求。」佛陀豈知而徹三世一切諸法，橫徧而通十方一切諸法，縱中處處如是說，佛陀之爲全知者，豈能不信？！

2 佛陀全能之教證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依三寶品說：「諸佛世尊之所經行城邑聚落，先放微妙金色光明，照耀其處；其中衆生遇斯光者，身病心病皆得除愈，心火滅已，身得清涼。優者能仰，跛者能行，盲者能視，聾者能聽，癡者能言；其心亂者，便獲本心；鬼魅顛狂魘魅所持，悉皆除愈。裸者得衣，憊慢心者而得護下

憂惱者心安穩，失道者得正路，飢渴者得飲食，囚繫者得解脫，恐怖者得無畏；……如是種種諸希有事，……皆是如來威神之力。」佛陀如無全能，何能成就此事？

大涅槃經第十一卷說：「爾時世尊，大悲愍心，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降臨畢竟利益，……放大光明，充滿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惠施眾生大智之炬，悉令得滅無明黑暗，令百千萬億那由他眾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是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是八地獄，其中眾生常為諸苦之所逼切……過斯光已，如是諸苦悉滅無餘，安穩清涼，快樂無極；是光明中宣說如來秘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入天中。乃至八種寒水地獄，是中眾生常為寒苦之所逼切……過斯光已，如是等苦亦滅無餘，即便調和溫潤適身；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秘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入天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師中亦有記載與此類似之事，說：「爾時世尊，……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並處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故，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法。」又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即於本座復出師子奮迅三昧，現大神通，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令三千界有地獄，餓鬼，畜生，及餘無暇惡趣眾生皆得離苦，捨此身已，生於人道及六欲天，皆識宿命：歡喜踴躍，同詣佛所，以殷重心，頂禮佛足，持諸珍寶無數瓔珞，悟三輪空以報恩。」佛陀能以三昧神力滅惡趣眾生之苦，令生善趣，足見佛陀必是全能的了。

又華嚴經五十一卷說：「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有大智風，名為能滅，能滅一切諸大菩薩煩惱習氣；有大智風，名為巧持，巧持其根本未熟菩薩，不令能滅大智風輪，斷其一切煩惱習氣。佛子，若無如來巧持智風，無量菩薩皆墮聲聞，辟支佛地。由此智故，令諸菩薩超二乘地，安住如來究竟之位。」又說：「如來以滅一切散善波浪大智慧寶光明，觸彼菩薩，令捨一切散善波浪，持心一境住於三昧。又以除一切法愛大智慧寶光明，觸彼菩薩，令捨離三昧味著，起廣大神通。又以慧光普照大智慧寶光明，觸彼菩薩，令捨所起神通，住大光明用行。又以與如來平等無邊無功用大智慧寶光明，觸彼菩薩，令捨所起大光明用行，乃至得如來平等地，息一切功用令無有餘。佛子！若無如來此四智寶大光照觸，乃至有一菩薩得如來地，無有是處。」又說：「若聲聞智，若獨覺智，若菩薩智，若有為行智，若無為行智，一切皆依如來智起，如來智住，何以故？如來智備一切故，雖復普容無量智悲而無分別。」佛陀能以智風，智光令菩薩滅其煩惱習氣，去其一切法愛，而圓成佛果；佛陀之智又為三乘聖者

等一切智所依而起，此尤足證明佛陀確是全能者！

又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如來他受用身，具足八萬四千相好，居淨土說一乘法，令諸菩薩受用大乘微妙法樂。一切如來為化十地諸菩薩，現於十種他受用身，……」又說：「如是大小諸化佛身，各各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為諸菩薩及四聲聞諸菩薩等，二乘，凡夫，隨宜為說三乘妙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密，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究竟佛慧；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餘眾生說人天教，令得人天安樂妙果。」佛陀能隨一切眾生之種種根性，而現適其所見之種種身，為說適其所聞之種種法，令其各得應得之種種利益，這不是佛陀全能的真實表現嗎？

諸大乘經中說明佛陀全知全能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引不勝引，然即就如上所引中看，亦足以顯示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大聖了。

五、佛陀的知能非凡小之所能知

佛陀隨類化身，應機說法，其境界是不可思議的；大涅槃經說：「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當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為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又說：「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我們應該依這些經文去深思，以求瞭解佛陀，不可以俗眼視佛，以為佛也同人一樣（此義已在破邪中詳說了），這是見迷而忘本，大錯而特錯的！然而現在一般淺智者流，却相反的以此俗見為正確，說歷史上的佛陀才是真實的佛陀，大乘經中的佛陀，乃是後世佛弟子想像出來的佛陀，因而還有佛陀非全知全能的謬論發生，真是顛倒是非，認幻作實，末法時代，眾生智淺如此，真令人浩嘆不已！

所謂歷史的佛陀，這是佛為小智的凡小所示現所宣說的；大乘經中的佛陀，乃是佛為具有大智的菩薩所示現所宣說的；我們應以為具有大智的菩薩所示現所宣說的佛陀為真實才對，何乃捨此而以佛為小智的凡小所示現所宣說的為真？這不是要自居於小智淺俗之流嗎？現在人由望遠鏡中所觀測得的天文事實和理論，較之於過去人以肉眼所觀測得的天文事實和理論，要廣大得千萬倍，正確得千萬倍！我們難道可以因過去人以肉眼所觀測得的天文事實和理論記載在史書上，遂以為之為真實，而拒絕接受較此更廣大更真實的現代望遠鏡中的天文事實和理論，且斥其為想像而非是真實的嗎？我國古代史書上的記載，都以為世界僅是四海之內的中國而已，四海之外即屬國土與人類，迨至近代交通發達，萬國相通，始知世界非僅中國一區，而是在中國之外，還有廣大的地域，衆多的國家，我們難道也可以倒執古史書上的記載為真實，而以今日之事實為想像的嗎？世界一切都是進步的，都是由小至大，由近至遠，由淺至深的；佛陀為眾生說法亦是如此；由小乘而大乘，由權教而實教，前者為小，為近，為淺，後者為大，為遠，為深，我們應正確的認識：小者、近者、淺者為方便，大

者、遠者、深者爲真實，這才是深智的正見。故我們決不可以凡夫的心眼去測見佛陀，謂佛陀也同常人一樣！

佛陀在無量劫中修一切難行之行，破一切執，斷一切障，成一切智，證諸法實相而圓成佛果，得無量三昧，常人全無少許如佛陀所行所得之事，與佛陀相比，真不啻天淵之隔，如何可以等量齊觀，謂佛陀實無異於世人。如佛陀實無異於世人，則佛陀在無量劫的因中所修的一切難行之行，豈不全成唐捐？所謂果上所得的無量功德，豈不亦成虛有？若如此，則佛陀憑何成其爲佛陀？又所修之行既全成唐捐，所謂得果亦全成虛有，則何修證之可言！如是豈不變成無因無果？學佛何爲？修行何爲？由是觀之，若認佛陀爲無異於世人，即是破壞一切因果道理，成大邪說！

我們既是真心學佛，就要依從佛法的正見而修學，建立起對偉大佛陀的真實信仰，確認佛陀是超人，超九界的，是具有全知全能的。決不可想用妄心去測度他，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因爲佛陀的知能實不是我們凡夫的心量所能測度得到的。華嚴經說：「菩提一念頃，能覺一切法，云何欲測量，如來智無邊？」又說：「如來智，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無能通達。」法華經說：「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華，充滿十方刹，一心以妙智，於恆河沙劫，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恆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無數聲聞，昨支和菩薩，以無數劫的時間一心共思，尙不能知佛智，我們自問是何人，敢以妄心去測度佛智，說佛陀爲非全知者？

法華經又說：「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衆生類，無能知佛者。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華嚴經說：「一一微塵內，佛現神通力，令無量無邊，諸菩薩清淨，甚深微妙力，無邊不可知，菩薩之境界，世間莫能測。」又說：「三世諸如來，聲聞大弟子，悉不能知佛，舉足下足事，去來現在世，一切諸緣覺，亦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事，況復諸凡夫，結使所纏縛，無明覆心識，而能知導師。」這不是告訴我們佛陀的神力——能，是凡夫小乘所不能測知的麼？

六、結 論

上文對佛陀全知全能的道理已發揮得頗爲詳盡了，筆者或舒己見，或引教證，邪見已盡破，正理已盡顯，諒淺見者讀此後可以醒悟了。茲爲使佛陀全知全能的理更加顯明起見，總結前文中心之義，立一正量於後，以爲本文的最後結論。量云：

宗——佛陀是全知全能者

因——破一切執斷一切障具一切智證諸法實相而圓成佛果得無量三昧故

同喻——如十方諸佛

異喻——如一切有情

徵求付印「釋迦牟尼佛傳」啓

二千五百年前出生於亞南印度之釋迦牟尼佛陀，揭示給人類自由平等慈悲的真理，已爲東西宗教哲學者一致公認是挽救人類的一道光明。然在我國今日要求一部代表偉大教主佛陀的聖格，及深邃的思想智慧，救人救世之精神悲願的傳記，實不可得。本刊有鑒於此，特約星雲法師用文藝的筆調，莊嚴的語氣，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寫成一部佛陀聖傳，都二十餘萬言，先後在本刊連載年餘，尙未盡其半，並經自由中國民本、鳳鳴、勝利等電臺接時廣播年餘，近應海內外讀者一致要求提早付印單行本，以饜讀者，更爲推廣起見，徵求發心付印者隨喜功德，茲將其內容特質及付印方法分別介紹於次：

甲 本傳的內容特質

- (一) 本傳敘說，既不談玄，又不說妙，以根據原始佛教有關佛陀應化事跡，作忠實之闡述，示人不但對於佛陀有正確之認識，而對佛陀教法反映，出印度當時思潮更有深刻之了解。
- (二) 本傳著者，參考中外有關佛陀聖傳十數種，及大小乘經論百餘種，經數年深思考究，完成此書，實開中國佛教傳記史上未有之奇蹟！
- (三) 本傳以文學語言，爲一部文藝偉大傑作；以修養言：爲陶冶青年思想及磨鍊青年身心之優良寶典，故每一青年均應人手一冊。
- (四) 本傳所述歷史上之佛陀，具有救人救世之悲願，爲完成至尊至上之八格的聖者，其對於今日促進世界和平，挽救世道人心，實大有裨益，故不分宗教家、教育家、政治家、均有一讀之必要。

乙 付印方法

- (一) 本傳二十餘萬言，約四百餘面，付有珍貴精美之佛陀應化事蹟插圖數十幀，用外國洋紙精印，每部臺幣二十五元，在付印期中只收臺幣每部二十元，港幣五元，平寄郵資在內。
- (二) 付印人芳名，及付印部數，得刊於本傳記後，自閱贈閱，同沾法益，以資留念。
- (三) 付印時期自即日起，至六月底截止，八月底以前出書，付印者得提前寄發。
- (四) 本刊帳號「八二五五」，不用運費，本刊即可收到。

人生雜誌社謹啓

信佛，皈依，求解脫

煮雲

——在南投竹山鎮佛教支會佈教大會講

各位先生：各位同道居士：煮雲承蒙貴地之邀，來和諸位結法緣，感到非常榮幸！我的題目是「信佛、皈依、求解脫」。這個題目可以分爲三大段來加以說明。

第一說明我們為什麼要信佛？信佛教應該怎樣信？第二段說明信佛的人，為什麼要皈依，皈依有什麼好處？第三段我們信佛皈依的目的是求什麼？就是要求解脫生死的痛苦。

我們為什麼要信佛

諸位：人生在世，前途茫茫，苦多樂少。如果精神上無一個崇高的宗教信仰，等同一隻無舵的小船，漂蕩在汪洋的大海裡，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和力量，假使遭着掀天的颶風和駭浪，你看這隻小船是多麼危險萬狀呢？我們人生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在苦海茫茫黑黯無光的世界裡，精神無所依歸，科學不管它如何的昌明，也不能解除人生的煩悶，醫治我們破碎的心靈。因此要信仰偉大崇高智慧道德的佛教，才能解救我們脫離這茫茫的苦海，登上那安穩快樂的彼岸。

信佛應如何的信？

談到信佛，中國人除少數人信仰洋教以外差不多是信佛的，不過信佛雖然信佛，而不知道怎樣信法，現在不妨說一說。

有的人信佛而不敬佛，因為這些人他也不信仰其他的外教，他們在機關裡做事，填履歷表時，在宗教信仰一欄內，他們毫無疑問的填「佛教」二字。這就是說明他心裡是信仰佛教的，可是他看見佛像並不禮拜恭敬。

有的人信佛而不信法，這種人只知道燒香拜佛

，也不念經，也不開法，更談不上如法修行，研究教典。這都是知識差一點的人，或者是一班鄉村的老太婆們。

有的人信法而不信佛，他們是爲了做學問，來研究佛學的，這都是知識界的學者們，他們爲了滿足求知欲，佛學是超過一切學說之上的，如當代學者胡適博士，他回到臺灣，常常專題講演佛學，可是他也既不拜佛，亦不敬僧。

有的人信佛而不信僧，他（她）們只有知道拜佛（其實不一定拜的是佛），看到出家的師傅們，不但不合掌頂禮，甚至連理也不理，有的還要批評說這是「吃菜人」。

有的人信僧而不信佛，亦不信法，因為他從小多病，父母恐其不壽，拜一位出家人爲師傅，求平安，因拜師而病愈，爲了感情的關係，只有恭敬這位出家人爲師，也不拜佛，也不誦經。

有的人佛法僧都信而不實。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爲他所拜的對象並不是釋迦彌陀，觀音勢至等佛菩薩，而是什麼天尊大帝，張公李婆，蛇神怪鬼，都稱爲拜佛祖，他們每天也誦經，可是不是誦的，金剛，彌陀，法華，楞嚴等佛經，而是誦的什麼太經，他們也信僧，可是不是信的清淨福田僧，而是什麼太監，或者是生兒育女的老太婆，其他真能弘法利生的法師他不知道，遇見也不生恭敬心。這些人都是對佛教信仰有餘，認識不夠，所以我說這種人信而不實。如上所說的都不能算是正信，也不能在佛法中獲到大的利益，至多種一點善根而已。有的人是正信佛法僧的，並且看到三寶恭敬禮拜，執弟子禮的，這樣才是真正三寶弟子，才是真正正的信仰佛教的。

信仰為什麼要皈依

有人說：「我信佛就信佛好了，爲什麼要皈依呢？」要知道我們信仰宗教，不是研究學問的，研究學問，只有增加知識見解，而不能得解脫，信仰宗教的目的是要淨化身心，去除煩惱，離苦得樂的。因此一定對所信仰的宗教，有所依歸，直接做三寶的弟子，作入室的門人。

皈依是入佛之門第一課，信佛而不皈依，精神上沒有強有力的堅定信念，同時也只能是佛教的信徒，而不是教徒，皈依是加強心靈善念的建設，由信徒而進一步做佛教徒的忠實教徒。

佛法中的道行，不論深淺，必以皈依爲根基，皈依禮行過了以後，這才成爲佛教的教徒，從此誓願投身於佛法，直接間接的開始一種迴邪向善，迴迷向悟的革新向上的行程。從此茫茫人海有了依歸，煩惱的心靈有了慰藉。皈依三寶，是滅罪增福的善事。佛經上說三寶的功德是：

「皈依者，福增無量，禮念者，罪滅河沙，冥大夜中，三寶爲燈燭，滔滔苦海內，三寶爲舟航，饑饉火宅中，三寶爲雨澤」。

我們大家都願意死後比生前好，未來比現在好，來生比今生好。因此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不修今生修來生」又說：「前生不修今生苦，今生不修後生爲人」。從來就沒有聽人說：「我死後願意下地獄，或者我將來願意變牛變馬做畜生。」

我想在坐諸位誰也不願意死後做餓鬼，變畜生，下地獄去受苦。既然希望能夠保持人生不墮落三途惡道受苦的話，那就要皈依三寶。皈依三寶最大的好處就是。

皈依佛，不墮地獄。
皈依法，不墮餓鬼。
皈依僧，不墮畜生。

皈依要三寶俱足

皈依的好處，已如上面所說。現在我還要告訴諸位的就是皈依，一定要三寶俱足，同時還要懂得皈

依的義意，才能得皈依。有的人自作聰明，只皈依佛而不皈依法，皈依僧。你問他皈依了沒有？他說：「我早就皈依了。」再問他是由那一位法師證明皈依的？他說：「我是在某某壇上皈依濟公活佛的。」真是可笑又可憐！有的只皈依僧，而不皈依佛，皈依法。那就是拜一個和尚做師父，他就以為這就是皈依了，還有老太婆也來代表僧寶，大受徒衆，有些人皈依老太婆也說是皈依三寶的，不論是男是女，只要現在仍在生兒育女，未經正式受戒，皆不能爲清淨福田僧，作三寶之一的僧寶；所以皈依的時候要有佛像，佛經，住持僧代爲證明傳授皈依，三寶俱足這才是真正的皈依。

還有皈依不一定要吃素，吃素也不一定需要皈依，現在很多的人，以爲皈依就是吃素，有什麼吃早齋皈依，吃常齋皈依。好像皈依就是吃素，把皈依與吃素並爲一談，甚至有的因爲不能吃素就不敢來信佛皈依，還有人以爲信佛就是吃素，別無他事，這都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佛教不是宗教

最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俱足一切智慧學理的佛教，來到臺灣，竟變成一個菜字。處處皆以菜字來代表佛教。例如佛寺不稱佛寺或佛堂，偏偏要稱菜堂，信佛的人稱爲菜友，信佛的女衆稱菜姑，但不信佛法的人如此稱，就是佛教門裡的人也如此稱呼着：「某某菜姑你來啦！」某某菜友你再來玩啦。」好像除去吃菜以外就沒有佛教道理存在似的。最討厭的是我們出家的法師們隨便跑到什麼地方，不論大人小孩子都投以驚奇的目光說：「那是一個吃菜人」「吃菜人」。堂堂弘法利生的人天師範。在他們眼下來認爲是一個無用人一樣的看法，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佛教不能普遍爲人接受，這些稱呼都有關係。普通未吃素的人，本想去參加佛教，聽聽佛理，一聽到她們稱呼就退避三舍了：「某某菜姑，你吃菜吃幾年啦」「你是吃早菜吃常菜呀」這位想信

佛的朋友，因爲沒有吃菜，恐怕不能參加，佛堂要吃菜的人才可以去，因此就不敢去參加念佛開法。無形中就拒絕了。

佛教分在家二衆，出家二衆，出家受過戒的比丘比丘尼，在家人看到應該稱師尊，或者某某法師。在家皈依的男女們，稱優婆塞，優婆夷，中國話稱近事男，近事女，就是親近事奉三寶的居家之士，可以互稱居士，或者是善友，蓮社的信徒可以稱蓮友，大家皈依了三寶的可以稱師兄弟，這一點很爲重要。

是爲求解脫

我們信佛皈依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求最後的解脫，一個人在青年的時候，尤其是富貴之家的青年，一味追求聲色犬馬的物欲享受，並不感覺人生有什麼痛苦？所以他們也不相信任何宗教，更不希求最後的解脫。一但等到他年歲稍長，人事日非，煩惱日重，老病死去苦惱的時候，他就要相信佛教了。

因爲人生無常，苦多樂少，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各種痛苦煩惱纏逼，無法擺脫的時候，他自然而然由信佛皈依進一步就要修行求解脫了。人生的痛苦很多，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現在沒有時間來解釋，但就憂，悲，苦，惱四個字來簡略說如下。

一是憂，憂就是憂愁，譬如一個人，沒有錢用，天天爲求錢財而憂愁，可是有錢的人他也憂愁。比方得到廿萬愛國獎券，廿萬拿到手以後，煩惱也就隨着增加了，恐怕強盜劫小像兒像，朋友借，機關捐，做生意恐怕受人騙，放債恐怕吃倒風，患得患失，憂心忡忡，比沒有得獎前還要憂愁。

二是悲，悲是悲傷，佛教八苦中有愛別離苦，如兒子丈夫去當兵，或者父母妻子的死亡，乃至最好的朋友眷屬的離別，這種愛別離苦的滋味最難嚥的，所謂：「人生最苦者，莫過於生離死別」又說：「黯然魂銷者，離別而已矣」。

第三是苦，苦有身苦，心苦，身處還有刀兵水

火種種風雲不測之禍的天然苦，家庭不和的苦，人事糾紛的苦，總之：說不盡的無量苦。

第四是惱，惱是懊惱，怨恨的意思，我們最痛恨的是敵人，冤家，所謂「冤家見面，分外眼紅，然而「不是冤家不對頭」不願意看見他偏偏常見，一看見就討厭憎恨！可是又無法奈何他。只有惱在心中，這就是佛教八苦之一的怨憎會苦。

解脫的方法

因爲人生有上面所說的這些不愉快的煩惱痛苦，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太重，因此想皈依宗教，找一個解脫人生煩惱的方法。宗教雖然很多，不一定都能達到解脫的願望。小病小痛，還可以解決，生死大事，就無以爲力了。解脫了解脫小痛苦的方法，一般人所追求的不出下面三點：一是金錢，二是勢力，三是天神。

一、金錢，我們有時爲了欠人幾百塊或幾千塊錢，人家逼住我要錢，現在有人慷慨解囊，借我幾千塊錢，問題當下解決，總之，錢能通神又通仙的今天，有錢能買鬼推磨，可是有一件事，不是金錢所能辦得到的，那就是生死大事，不怕你黃金美鈔再多些，無常一到萬事休。如果金錢可以買命的話，歷代的帝王都不會死了。所以古人說：

「金銀買到生死路，富人不死窮人亡」

二、勢力，我們或者遭到家破人亡的橫禍，或者觸犯了官府被捉將官裡去，或者爲惡人欺侮無法伸冤，只要我們請到一位有地位，有力量的人，幫忙前去活動交涉，我們的恐怖和災難，就可以得到解救。可是生死大事什麼有勢力的人也沒有用，王侯將相，帝王之尊也是不能助你半分毫，他們自己到了時間也是一南北山頭臥土泥」對死神毫無勢力可用，坐以待斃。

三、天神，天神有一點小神通，具足五通，（五通即：天眼，天耳，天足，他心，宿命等五通），我們能够至心懇求可以有一點小的感應。可是對了生脫死的大事，天神自己天福享盡，壽命終了了（下轉第廿六頁上角）

佛教的教乘問題

融熙

(講于吉隆坡世界佛教會雪蘭莪分會)

各位大德！

學人奉邀到貴會演講佛教，座上有錫蘭及各籍高僧，正好求正，剛才偶然想起小乘大乘之紛爭，今晚就講佛教的教乘問題吧！佛教有小乘、大乘、三乘、五乘、一乘種種名相分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大概說來，離欲清淨，專心自修，期證聖果的為「小乘」。一邊自修，一邊度人，隨緣盡分，不即煩惱，不離煩惱，入泥入水，如蓮花在汚池者為「大乘」。

三乘者：一、聲聞乘，以滅盡煩惱證阿羅漢果為期。二、緣覺乘，以獨覺為期。三、菩薩乘，勤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廣積福慧，以佛果為期。

「五乘」者，如來以五戒（戒殺盜淫妄酒）教人脫三塗（地獄、餓鬼、畜生）苦，名為人乘。以十善（不貪、不瞋、不癡、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教人脫人、天、阿修羅、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生，生緣老死等十二因緣，明三世兩重因果，教人成獨覺，脫他聞法苦，名緣覺乘。以六度波羅密，教人廣修福慧，成大圓滿佛果，名菩薩乘，是名五乘。「一乘」者，是成佛唯一之教，法華經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一乘佛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勝鬘經云：「一乘即是第一義乘」。勝鬘寶窟云：「一乘者，至道無二，故稱為一；運用自在，故稱為乘。」

綜上所舉教乘，皆是佛說，釋迦如來，因機演教，如將醍醐分盛大小等瓶，眾生食量不同，隨分得飽，味無差別。又如醫王，對症發藥，藥無貴賤，奏效則同。今人們不明佛意，其執後期佛說，自

號大乘的人，或乘急戒緩，輕視小乘。其執初期佛說，黃衣祖肩，托鉢化食，或戒急乘緩，懷疑大乘，甚至去年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三屆會議。竟有人欲提出「否認大乘是佛教提案」。後經勞人曉以中國本土，及蒙藏地區，與日本、朝鮮皆是佛教化所被疆域，此案提出，與友誼不符，因而收回提案。觀此可見大小乘問題紛爭的一斑了！這等現象，實由人們不明「佛法無邊」的真理所致。佛法無邊者，不是指佛海汪洋無邊無涯的話，所謂無邊，即是二邊不著；不墮色邊，不墮空邊，不著無邊，不著有邊，不執我邊，不執人邊；不分大邊，不分小邊之謂！

釋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最初三十七日說華嚴經，其義甚深，非凡庸所能領會。本來說法度生，例須由淺而深，何以釋尊一出便說性海深義？這因當時天竺先有婆羅門四吠陀經，若非演說更高更深性理，不能攝服上根。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勢必如此。可是上根的人，千中無一，所以釋尊說了之後，跟著說小乘四阿含經，歷時一十二年。繼說大乘方等經八年。繼說般若經廿二年。嗣以衆機成熟，乃說法華經八年，最後一晝夜說涅槃經，這些經典，皆是如來金口親宣，現在西竺梵文，及藏文本皆斑斑可考，可見釋尊說法，因時因地，因人而設，或深或淺，或小或大，惟隨當機，原無死法。三藏聖文，嚴盡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於中玄義，互攝互入，水乳交融，難分勝劣的！

只如小乘依三十七道品修持，其中七菩提分，即七覺支分，第七「行捨支」，捨者，即是布施，布施有三：一者財施，謂以金銀財物捨他人。三者力施，謂以無畏力，幫助他人。這行捨支，便和大乘六波羅密頭一個「檀度」一樣。可見小乘即是

難密，亦與小乘「五力」之精進力，定力，慧力無殊，亦可見大乘即是小乘了。

南傳佛教祖肩乞食，嚴守原始佛制，故對中國日本僧侶衣食居處多以為非，而不知淨名經云：「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但能無背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隨順當地衆生，方便施設，實無不合之處。若必祖肩托鉢，在東方國土，實難維持。故釋尊之後，祖肩承傳佛法，依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入諸國土，善巧方便，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廣度衆生，然後有六朝唐宋之盛化，而流澤至今。這是大乘功德，不可磨滅的偉績！平心細思，大乘者，小乘之大乘，小乘者，大乘之小乘，實無差別的！

法輪預記說：「如來滅後，正法像法，住世各一千年，末法萬年。初五百年，解脫堅固，得道者多。次五百年，禪定堅固，三三三三，多聞堅固。四五百年，塔寺堅固。最後五百年，時當末法之初，鬪爭堅固，今與學爭鳴，正是其時，我們佛子，即和愛團結，猶恐難禦洪流，何況各持大小之見，互相抵牾呢？學人自愧淺薄，今晚偶然想起去年十二月八日到緬甸觀光時，有所感觸，特略談教乘問題，認為乘雖有別，理本一，珍域不分，法輪常轉，各位大德，於意云何？珍重。」

茲承 (恕不稱呼)

一、董事 孫清揚捐助二百元，周王清連捐助一百元，黃王國通、殷金秀芳、張少齊、周本澤、李觀炎、侯本智、時本嚴、各捐五十元。

二、讀者 劉惟實、李本慈各助一百元，演本志法師捐臺幣二百八十元。臺北市佛教支會捐五十元。特此

人生社誌社 謹啓

禪的意義

東 初

禪學思想之一

一、禪的意義

禪，究竟是一種什麼知識？這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因為禪不是一種理解的知識，是超越的，神祕的，是透澈一一知識的精神根底，是創造出唯一本來生活的淵源，是人類慧命活動的基礎，是永遠地存在我們的血肉中，只要我們在不絕地活動充滿活力向上的生活裏，就能領略到禪的風味！

從禪的語義來研究，是從梵語的 dhyana 及巴利語的 jhana 而來的音譯，細叫做「禪那」，略稱曰「禪」，譯為「靜慮」，即靜止念慮散亂的意思；或譯三昧，即定的意思。三昧是 Samadhi 的譯；或譯三摩地，三摩提；照語義上，有依之譯為「總持」，等持 (Samadhi) 等至 (Samapatti)，調直定，正心行處等。在使用語言上雖有種種差別，但禪的本質，總在使散亂心專注於一處的意義。或使心思集中某種事情上。在大乘義章十三記曰：

「定，當體為名。心住一緣，離散亂故名爲定。三昧，是外國語，此名正定。定如前釋；離邪亂故爲正。正受者，正如前；納法稱受」。法界以次第釋云：

「三昧，此言正定，亦云正心行處，謂衆生之心，從無始以來，常不正直，得此三昧。心行正直，故名三昧」。又大智度論卷二十三云：

「三摩地，秦云正心行處。此心無始以來，常曲不端，得此正心行處，心則端直，如蛇入竹筒內」。在圓覺經疏說爲三觀之一：

「梵語禪那，此言靜慮。靜即定，慮即慧。謂欲求圓覺者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靜相，便能隨順寂滅境。」

照上所引諸種經疏的解釋，三昧和禪那，靜慮

的意義，都可明白。總概而論，三昧或三摩地的特色，是在使精神集中於純粹的狀態，不是肉體修練的意味。然而禪那——靜慮，自然是使精神平靜，顯兼有修練肉體的關係，這和三摩地——定有所不同。要是嚴密的區別，定相當於止 (Samatha) 以寂靜爲義，禪，相當於觀，(Vipassana)，以正見爲義，然止與觀如車之兩輪，缺一或偏於任何一方都不可。大乘起信論止觀門說：

「所謂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察義故；所謂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毘鉢舍那觀察義故」。

明白的說：止，即是制止精神散亂而使之鎮定，將心集中於一境上；觀，即基於止的境界而觀照一切對象上實相；即將澄清的心境不致太過鎮定而墮於無氣力的半睡眠狀態。所以後來教家即以此觀雙修代表禪，特別是天臺家的止觀法門，可說完全脫胎於「禪」。但禪的本質意義，並不完全與止觀相同。

二、禪的種類

禪的範圍非常的廣，其類別也很多，禪，雖說是屬於修道的法門，然而它的性質也不容易說明。要是想說明它，不外是說：「似一物即不中」，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實參實究，冷暖自知的一種境界。實參實究，絕不許輕心慢心可以深入堂奧的。

非大徹大悟，放捨諸緣，萬事休息，一擲乾坤，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大死一番，斷不能體認禪的意味。這種意味，在禪是極貴族的，是專門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容易了知的，然在他的反面，禪是普及一般人面前的。在這裡也沒有何等等的城壁，極其寬大任人取捨，是自在，奔弄，愛玩，批判，說明，表現，所以禪的社會性質，一面極端貴族的專門的，

一面是極平民通俗的。

一般人對禪附加種種名稱，不外是「支那禪」，素人禪，專門家的禪，禪宗的禪，文字禪，正宗禪，野狐禪，口頭禪，武進禪，店頭禪」，這樣的說法，不過表示禪的範圍之廣，在任何一个名目上都附加禪的名稱，並未含有真正禪的意味。然而禪究竟不是可以說的，也不是可以看見的東西，是禪師經過深思得發揮出來的生命。所以一般文人玩弄文字描寫禪的境界，以爲得意。但究其實在，它自己並沒有實體參究，對禪可說完全不明白，就憑一點文字來論禪的本質，批評禪僧，解釋公案，談論禪理，發揮已見，試想，這樣怎能體得禪的滋味呢？

要審核禪的意義，先要辨別禪的種類，觀察其種種相，定其範圍。唐代圭峯宗密，是最明白禪的人，在佛敎中也是發展禪敎一致的人。他是華嚴宗第五祖，它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把禪分類爲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的五種。在大乘禪中，又分如來禪與祖師禪，更於祖師禪分南頓北漸，南方又有曹洞，雲門，臨濟，沩仰五家，更於臨濟又分黃龍楊岐合成七宗。

(一)外道禪：「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即認我以外另有一神的世界，故要厭離這個世界，欣求另一神的世界，作爲修禪的主要原因，其目的感生天界。佛敎以外的印度修禪者，皆以生天爲目的，如生天上就得滿意的幸福，佛敎以三界爲迷的世界，故以出三界爲目的，決不以生天界爲究竟。以天堂爲主的耶穌教徒，即以上帝爲預想的神靈，即屬此類。

(二)凡夫禪，超出三界爲修禪的目的，這屬佛敎，而厭三界苦，欣求出離的樂，發生取捨的感情的意識，還不能說是真正禪定。這在佛敎屬於凡夫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即厭離現前種種苦難，欣求未來的樂。深信因果爲第一。一般世俗人畏苦行善也屬於此類。

(三)小乘禪，謂「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即僅空去主觀的我，未能空去客觀的世界。僅能悟到佛敎根本真理的半面，教家判爲法有我無宗，在修學上僅僅爲佛敎初步。

(四)大乘禪 謂「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不僅空去主觀的我，更進一步空除客觀世界，澈證我法二空的真理。發揮佛教的真理。此我法二空所顯的真理。應特別注意的，把主觀與客觀的真理，澈證我法二空的真理時，即確證於空以上的真理。普通把這個說為真空妙有，即空的一限，就體得實相，法性，真如，實際，妙法，一心，所以大乘佛教不獨否定一面，同時並有肯定的一面，在教義上由於名稱與概念構成不同，然其根源見而修者，即此類。

(五)是如來最上禪 了知自己本來是佛，即於真空顯現妙有，實際體驗，以自己心為對象，不見有什麼東西出於自心，這是修禪行間依二空所顯為媒介，自己的心性即為本來面目，無漏清淨，體認到自心即是佛，這由大乘禪而進一為最上乘禪，或名如來禪；即如密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一名祖師禪，如來清淨禪，達摩所傳的禪，即屬此禪。宗密把禪這樣的分類，雖屬很簡單，然也很得確。但禪雖屬於佛教一部門，在沒有澈見本來面目，是不易把握的一種境界。

三、禪的起源

禪雖屬於佛教所有，然非佛陀獨創。遠在佛教以前，印度古學的一吠陀時代，就有其淵源，到一波尼沙土一時代，尤重視冥想的思惟。到佛教時代更形發達，經達佛陀修練成為佛教特獨的法門。雖同名曰「禪」，然佛教的禪與古印度外道的禪，不獨其修行方法不同，即其目的也不一致。古印度外道以自心為中心，以禪定的方法而求達一梵我一如的境界。佛陀則以無我為基本而修禪定。佛教的禪定，以達於空，無相，無願三昧而入於純無我境界的目的。實言之，即是否定自我的觀念，超越了假定的意志，更肯定了個人意志的梵而達到第一義空的人的境界。即從主觀和客觀細細中解脫而顯出該法實相的面目，體現出無我根據的真如，實證到無我即真如，得到那「自覺」，而實現絕對的無幻境界外達，一梵我一如。而實現絕對的無幻境界外達，是超越一切諸法而開顯的無我平等絕對境界，三

學的功德，六度的妙行，八正道的真義，無不悉攝於其中。故「禪」得稱為佛法的總府。

禪定或三昧，從佛教教義說，是三學，六度，八正道之一，然而要從佛教教義文字探討禪的起源，畢竟是不可能的，因為禪不以經教或文字所能瞭解的，是從實證的根源，見性成佛，為禪的宗旨，所以我們追求禪的根源，最好究明自己的覺性。我們一旦能抓住自己心靈上所獨具那個核心，便會發現「一道本圓成，何假修證，人具足，個個圓成」的正覺妙悟所顯現的絕對生命。試以釋尊成道而論，佛陀的開悟，既不是依哲學的研究，也不是仰賴於神的啓示，完全是向著自己內心，與愚痴的一切望戰，與盲目的自我戰，終於制服一切，達到「欲勝者」，「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透露這個消息出來。所謂「獨尊」，就是乾坤唯一人的境界。是澈見心源無上正覺的意味，是體現到絕對大我的意義，這心就是禪的心，不如此顯現於佛陀自證的心為起源，至為確當。禪宗又稱為「佛心宗」，因此禪就把「正覺」為直指的起源。中峰禪師曰：「禪者何物？即吾心之名也，心者何物？即禪之體也」。禪者何物？即吾心之名也，心者何物？即禪之體也。故所以「禪」的全部精神，即在究明自己的心性，一見性成佛」，就立於此。

四、禪的成立

依佛教全體說：禪是三學之一，六波羅密之一。然而三學不是個別的分類，是一體三面的，六波羅密也是同樣的。所謂六波羅密，即持戒，忍辱，精進，上有三方面。所謂六波羅密，即持戒，忍辱，精進，三學，若依修學的順序上說，是依戒律生活而修禪定，由禪定發生智慧，要從完成上說，三者是同時具足的，共同聯繫功成，構成完全佛的人格。三者同時不具足，相依相資，完成各個的意義。而實際上禪定與智慧為根本中樞，智慧原來含藏定心，是禪的作用，所以沒有禪定，事實上智慧放不得生，因此，禪不僅僅為三學六度之一，而是實踐正覺道的核心。

一般人於佛教的實踐的方面，以斷惑證理為根本。然而斷惑為禪定的力，證理為智慧的作用。故禪定與智慧為佛教實踐的根本，其他一切修行項目皆依此為伴。而這兩者中，在行的方面，禪定為主體的階段時，常以禪定的進發為標準，這個從原始佛教的末期經達大乘佛教的教義全體，是最明顯的事實。即禪為佛教實踐中樞本質。佛教非是理論的，必依其實踐而發揮其本義，禪不可不說是佛教的本質。若依教義上的分類，或教學構成上的概念，則是三學之一，六度之一，屬於部分的。然若於佛教全體來說：其本質的生命，為其中心的生命。可見禪是佛教全面，為其中心的生命。

禪，雖屬於佛教全面的，然由於修學者根機的不同，開始構成一宗派。初為小乘佛教，即以四禪八定為實踐的項目，這在小乘教義中可看出其概。傾向大乘方面，就有種種三昧經典的成立，特別出了許多觀佛三昧的行者，又出生唯心的實踐的瑜伽行者一派，次第集團的分化傾向發生。大乘禪系統中，楞伽經系統的禪觀思想，禪的分類批判，以佛語為禪，稱此不立文字的態度，真實佛教的生命，要把禪發達高深度的中心。因此，禪是佛教的全體，是佛教的精髓。達磨系統的祖師禪，就立足在最高佛教中心點上。

達磨東來後，對於中國佛教教義理論發生直接革命的影響。我國佛教，從安士高到羅什等來華，各種大乘經典都翻譯出來。在研究方面也盛行，義論激烈，開宗立教，由於偏於理論，忽視實踐道，渴望在觀心體驗。因此達磨來後，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分開，中國佛教和宗的色彩顯明。而禪竟代替了教掌握佛教的中心，這從梁代的菩提達磨到唐代的六祖慧能間，是祖師禪獨立大成時代，慧能以後，其勢非常發達，至宋代，整個佛教團體禪宗化。宋代以後中日文化交流，禪宗又很迅速傳入日本。禪在日本佛教團體中，雖也消長隆替，無異為日本佛教的核心。所以禪在東方，不僅代表了佛教精神，也代表東方文化的精髓，因為禪是充分包括了東方文化精神，深奧的哲理，崇高的藝術，慈悲的德，都在這裡發生，所以說不能了解禪，就不能了解東方文化，亦非過言。

怎樣防堵道風山的歧途

孫方儀

道風山，是佛教和僧侶耳熟能詳的地方，但它並不是好地方，而是外道基督教引誘僧侶捨正入邪的魔窟所在，二十多年來，它誘惑了多少佛教僧侶走上叛教之路，這真是佛教的奇恥大辱。據佛教青年第四期刊載「道風山的透視」一文之報導，藉知道風山的魔掌，已向著旅居臺灣的僧侶伸出了魔爪，這實在是令人十分警惕的事。但我們只是詛咒道風山，痛罵道風山，於事無補，我們要平心靜氣的研討其中因果，就是說道風山之果，必有其因，現在針對造成道風山之因，提出防堵之方三點，以供教內人士共同研討：

一、尊敬愛護僧青年

被誘騙到道風山去的人，多數是僧青年，究其原因，實由我們佛教對於僧青年，未能盡愛護之責所致。在佛教刊物上，常可看到僧青年發出痛苦的呼聲，我希望佛教領導者的老法師居士大德法們，對於僧青年的痛苦，不能再漠視無視，我們要愛護僧青年，尊敬僧青年，了解僧青年，同情僧青年。要知道僧青年，誰就有前途，僧青年是佛教的新血輪，是佛教的維他命，為了佛教的前途，不能再對僧青年存着可有可無的觀望態度了。如果僧青年在佛教團體中能得到一些人間的溫暖，能得到妥善的照顧，能得到熱情的鼓勵，道風山的魔王是決不容易把他們誘騙去的。

二、改善僧教育設施

據我所知，道風山上一群迷途的羔羊，其中有不少是過去內地各佛學院的畢業僧。在民國三十八年香港基督教出版的「星報」中，有一篇署名蘇道風所作之「我怎樣選擇了基督教」一文，文中自述他自幼出家，曾讀過好幾處地方的佛學院，最後竟選擇了基督教而投向了道風山，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實，道去我們佛教創辦的佛學院，雖也培植了不少用的僧材，但也出了不少的投向了道風山之叛徒，這證明了十年來佛教的僧教育，大體上是失敗的。失敗的總結，也許是重信而不重信，結果是以人智測佛智，研究經典文句而不重信仰，結果是以人智測佛智。

，越弄越糊塗，如果僅以學者的態度研究佛教，不要說僧伽，就是在家人如熊十力、胡適之等人，對於佛學雖有一番相當的研究，始終還是佛教的叛徒，可見重於文字研究而忽略信仰，鮮有走上叛教之途。我們看到破壞佛教正信的文字，例如：「信靠阿彌陀佛的願力是沒出息的」，「極樂世界是去不得」的啦，「不要迷惑於西方淨土的不老不死及衣食如意」的啦，諸如此類駭人正信之語，往往出於佛學院的畢業僧或佛教講習會師生之口，佛教的法門雖很多，但禪宗也未必要這樣說，何況說的人並不懂得禪宗，其他各宗也未必須將「沒出息」及「一迷感」等詞加於佛教正信淨宗行者之上。正因為一部份佛學院的畢業僧，對於教主親口所說的阿彌陀佛願力，失去了信仰，難怪他們要到道風山去「一掃首基督安樂園」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鑒於過去僧教育的失敗，今後對於僧教育的内容，豈可不再「信仰」與「理解」並重哉！

三、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在基督教的神學院中，大多有「宗教比較學」這一門課程，其內容當然是主觀的把基督教抬得最高，把其他宗教歪曲的說得很低，這樣無非是堅定神學院學生的信心，不致見異思遷。但佛教辦理的佛學院，未聞有「宗教比較學」的課程，因為缺乏「知己知彼」的工作，一部分佛教徒不免對於基督教認識不清，就容易受他們的誘惑，少數佛學院的師生，聽到基督教書稱上帝全知全能，沒有認清那是一塊假招牌，還以為唯有讚美上帝才能用全知全能，佛陀不是全知全能，這樣既不知彼，復不知己的認識不清，難怪道風山的王牧師要到佛教中來動腦筋呢！我們如能知己知彼，把新舊約與佛經兩相比較一下，就可明白其可當得起全知全能的讚美詞者，不在無知的耶穌，唯有大覺世尊方可當之而無愧，你看他們的新舊約，最早只能說到亞當及夏娃，他們說亞當及夏娃距今不到六千年，因此耶教認為六千年以前世界還沒有人類，但現在科學昌

明，考古學家已證明幾十萬年前早有人類，那麼耶教所謂六千年前尚無人類的說，顯是錯誤，然而我們佛院比現在的考古學家還要進步，佛經上早說無量劫前就有八類，從現代考古學的新發明也可證明，也可證明耶穌是無知，佛陀才是全知。至於耶穌對於不信他的人，只能坐視他們下地獄，而佛陀能出耶教的無能，佛陀的全能，倘若佛教能早做這樣知己知彼的工作，那麼道風山不致維持二十多年而至今不墜，若干僧青年也不致放棄自己真正道地的全知全能，到道風山去追求子虛烏有的假冒全知全能，我主張要把心悟法師所著「佛陀全知全能」一文，印成單行本幾千冊，寄到香港去，請香港道友設法分送道風山的迷途羔羊，使他們恍然大悟，脫離虛假的全知全能，回到真正全知全能的大覺世尊懷抱中來。

結 論

去年道風山王牧師來臺，據悟一法師所作「道風山的透視」一文開頭就說：「數月前香港道風山的王景慶牧師來臺，曾到臺北普濟寺拜訪過印順導師；在他倆的談話中，導師曾給他很多有力的棒喝與開示」。可知王牧師的主要對象，似在印順法師，誰都知道印師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大通家，決不會被道風山的游說所動，但他手下那位時論集作者慧石先生，否認佛陀的全知全能，並跟著基督教把全知全能的讚美詞用於上帝及神，也有刊物附和其說，這樣引起的後果實大堪憂慮，好在自由中國的佛教徒，還大多能認清佛陀是真正的全知全能，上帝是虛假的全知全能，那麼道風山王牧師僕僕風塵於臺灣之間，當不致有怎麼了不起的收穫。古語有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所以我們要粉碎道風山的迷夢，一定先要潔淨佛教的內部，倘若佛教內部存在著像美國那一樣姑息養奸的勢力，那麼養蠱足以貽患，道風山的耶毒，何時可雪？願教內道友心平氣和的正視這問題，設法防堵道風山的歧途，道風山的羔羊們，魂兮歸來！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有人說：「萬物一體與侵略，既有相反的因果關係，梁武帝宗廟廢除犧牲，够得上一體之仁了，爲什麼還有侵略思想，河南之地，受侯景之降，以致禍敗呢？」我說：梁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其道」，這是梁武帝的利害觀念，而不是天性的非觀念。固然佛教是不許侵略，但他既以利害爲主，便不免顧此失彼，不如天性之仁，容易擴充。但武帝亦只最後一着動於欲，蔽於私，其他善政甚多，未可厚非。因爲雖是利害觀念，而與是非吻合，不是小利小害，有妨於一體之仁，祇是不能融合貫通，有人說：「那末佛教是利害觀念了」，我說：不然，釋迦佛見野鳥啄蟲而發心求道，何曾有利害觀念？又有人說：李先生爲避免侵略而提倡萬物一體，不也是利害觀念嗎？我說：李先生的利害觀念，最切實際，與梁武帝的屬於宗教神通境界者不同。而且李先生也不僅基於利害觀念，請看原文如下段：

可是，在這個理想的應用上，其實還存在着許多困難，所以就需建立幾條倫理的規律。要禁止一切殺戮是不可能的，生命不允許那樣。爲了生存，爭取食物是必需的。而自由（自由世界）之爭取，則需要對侵略者，發動一個主要的防衛。（參看「麵包略取」，與「自由世界」兩條），除開這些特殊情形之外，修養哲學要負責予以澈底的修正。普遍的愛與理性，當居至高之位。從世界之始，人已經知曉普遍的愛，許多歷史經驗業已證明。今日我們應當使之成爲人類天性的全部，使之成爲一種自然的衝動，而非出於某種學說或教條。我們每一個人或者說每一個「我」，皆須爲之推動。其他許多「我」，我們應當承認都與我們自己的「我」相似，我們都應當密切接近。我們

的，自然的世界哲學，除了要發展這樣一個自然的不可根絕的衝動之外，也不能希望有更大的成就。我們需要這愛的感覺，正如我們需要心的機能一樣，沒有這一個，另一個就不能存在。運用理智，只是要把這個情緒理性化。並不是把它失掉。

這是最精闢的理論，「禁止一切殺戮是不可能，生命不允許那樣，爲了生存，爭取食物是必需的。」在自然界裏有的動物，必須以另一種動物爲食，就是生命不允許加以禁止。人類雖然是超出一切動物以上，無庸以另一種動物爲食，但是飲水吸氣，都有若干微生蟲，若加以禁止，也是生命所不允許。佛經記載釋迦佛割肉喂虎餓目餓鹿，乃是超生命的愛的示範，不是每一個佛教徒都能這樣作，佛也未嚴格指令，每一個佛教徒都這樣作。同時佛並不因爲傷害微生蟲而禁止每一個佛教徒飲水吸氣，雖然制定了澆水糞，依然不免傷害，而空氣裏的微生蟲也就無從逃去了。這一類事，只是盡力作到什麼程度是什麼程度，而不能求其完全澈底。也就是李先生說的「生命不允許那樣」。但應該以生命不允許的範圍爲限，要是生命允許而不肯那樣作，就是另一問題了。從前有人問「用藥除去肚裏蛔蟲造了殺業，否則生命不保，應該怎樣解決？」印光法師文鈔有一答復，未甚清晰，我會補充答復：如果這個人有割肉喂虎餓目餓鹿那樣超生命的愛，那是他的特行，否則以治病的心情用藥，不是以殺生的心情用藥，也是未可厚非的。不但蛔蟲是這樣，「初果耕種，蟲離四寸，」若未到初果，能不耕種嗎？我在前文所說對於害蟲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人類自有緊急的措置，也屬於這類性質，若未到不得已的時候，而比附推測，作爲殺生的理由如河北人炸螞蚱，自稱爲了撲滅蝗蟲，而蝗蟲之患，並不因而減輕，那就是另一問題。由佛教來講，每個人很難不造殺

業，但這裏的心情與範圍，有其種種不同，這裏就包括李先生所謂特殊情形。雖然李先生所說發動主要防衛及由世界哲學，負責澈底修正，究竟要規定一個什麼界限，我還不甚明瞭。但最低程度，殺戮動物，以供人的營養與享樂，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樣已減少了世界上的大部殺機，李先生不但是理論家，而且是實行家，由於他的終身素食，可以證明這種看法的不悞。

李先生說：「普遍的愛與理性，當居至高之位。」就是孔孟極端主張仁字的道理。又說：「從世界之始，人已經知曉普遍的愛。」就是孟子所說：「人也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也就是不學而知的良知。又說「今日我們應當使之成爲人類天性的全部。」天性兩個字按照儒家性善的說法，專指道心，不指人心，是生理的需求，不是心理的判斷，說已詳前。但生理的需求，也是與生俱有，從廣義說，也可認爲天性。朱子主張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又說：「有道理的人心，即是道心。」就是使萬物一體之仁，成爲人類天性的全部。又說：「其他許多我，我們應當承認都與我們自己的「我」相似。我們應當密切接近。」這話親切之極，我們殺雞的時候，雞有一個「我」，剖魚的時候，魚有一個「我」，我們能承認與我們自己的「我」相似嗎？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是這個道理。佛教的文字裏，游溪戒殺公言，深合李先生這話的真淨土文」的附錄裏，因文長不錄。李先生認爲這是自然的，不可根絕的衝動，豈能限於利害觀念。又說：「沒有這一個，另一個就不能存在，」就是孟子說的「失其本心，也即是說若失去仁字，一切美德都不存在。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李先生又說：「運用理智，只是要把這個情緒理性化，並不是把它失掉。」今天共產黨除溫情主義，乃是自命禮智而把它失掉了。以每天包圍在唯物氣氛之內的人，無一不是絕對真理，甚至連世界哲學及動物哲學的輪廓，也未夢見。李先生在下文又說：

我們已經說過，不應殺戮在動物學上與我們僅有等級之差的同類。但這並不足以決定阻止殺戮，必須使感情物質化才行。怎麼辦呢？生理學與醫學就可提出解答來，尤其是化學及其技術，也將允許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曾提過社會親善的好壞兩面，可是我們怎麼能夠達到集體的安全而不從事於征戰呢？社會的科學與技術，將會告訴我們。

這是說若欲實現萬物一體，必須在生理學與醫學，證明素食之有益健康，而在化學及技術發明了，可以代替供食的肉及供使用的皮骨，這就是感情物質化，必須由科學方面解決。關於後者，我們知道自從人造絲的發明，我國蠶業一落千丈，在我們自私的情緒裏，貿易上的損失，認為深可惋惜，而在萬物一體減少殺戮上說，則是深為可喜的現象。近年人造黃油人造皮革的發明，也使普通黃油及皮革，失去食用的必需性，其他類似這樣的事，都是化學及技術的幫助。可是生理及醫學方面，許多醫生故步自封，還認為素食有礙健康。就我所知道的素食者而言，虛雲老和尚，今年一百一十多歲，受了共匪的種種虐待，依然健在。若說那是佛教神通境界，我們這位李石曾先生七十多歲，健壯猶如中年，應該怎樣解釋？各寺廟之內年如李先生或高於李先生而康健如常的指不勝屈，若不是醫學尚未發達到認識素食養生的程度，就是這些人都活錯了。佛教提出種種含有宗教色彩的戒殺理由，也是感情物質化，李先生不是佛教徒，所以不談，但他並不藐視佛教的重大發現與特點，他說：

動物與人類的聯合，（非原始的，自動的，而是有意組織的，）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並且，在事實上，動物聯合，亦終不能完成，若非站在佛學衆生平等的立場，以為動物聯合與人類聯合並無分別。

這是說萬物一體，雖是社會的真理，若不站在佛學立場，確認人物無別，則人物的聯合，永遠不能完成。以非佛教徒，而能這樣認識了佛教的力量與效果，確是一個不平凡的事。視韓歐程朱等人，一味無理譏罵，不知高出若干倍了。李先生續說：

什麼是動物聯合呢？人不管其為文明或野蠻，都不過是一個動物，與其他有脊椎無脊椎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從科學上去看，人始終被認為是動物王國的一部份，「王國」這個字，暗示著一種政治組織。現在一個君主國，常常會變成共和國或聯邦。動物王國就不會有同樣的轉變嗎？所以邏輯的，理論的說來，一個動物的社會或一個動物的聯合，是很可能形成的。這在政治上或許不可能，但在道德上却實在是易為的。事實上，一個反對虐殺的保護動物運動，今已存在。如反屠主義，英倫戒殺學會，都是這種傾向的顯著表現。（參看「保護動物主義」，「蔬食會社」，「反屠主義」諸條。）因此聯合主義的趨勢的存在，並不單是地質的，而且是歷史的，地理的——時間與空間皆然，這種趨勢，可以追溯到遠古，甚至先史時期之前，在不同的國家，如中國埃及，希臘，瑞士，美國等，皆曾發現此種趨勢。

這裏對於佛學所主張的衆生平等，發揮得至為精到，既說明動物聯合與人類聯合並無區別的理由，又說明世界的文化，正走向這個向上的道路。回想中國的儒學，在二千五百年前，思想方面，已有這種趨向，而佛學更以此為特點，在中國發揚光大，是值得我們自豪的。然而可憐的中國人，近數百年一切落伍，關於這一點落伍尤甚，我敢說唐宋以後，除了佛教信徒，能了解李先生所說的道理的人絕無僅有，而現在所謂學術團體及個人，對於這個問題，幾乎無人考慮，而且認為不值考慮。理想為事實之母，理想已談不到，焉有事實可言？李先生說：「這在政治上或許不可能，但在道德上却實在是易為的。」固然今日在政治上，不能樹立一項殺戮鹿者如殺人之罪的法令，但就中國而言，在道德上，除了佛教而外，能辦到這事嗎？有人說：「今日的中國，除宗教外無道德。」我不敢這樣講，不過今日中國在宗教以外的所謂道德，是不易談到這事的。中國今日一部人的看法，認為這事既不算學術，也不算道德，而認為是迷信。

本期目錄

臺灣佛教光復了.....

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

信佛皈依求解脫.....

佛教的教乘問題.....

禪的意義.....

怎樣防堵道風山的歧途.....

漫談人生問題.....

法海點滴.....

略談地藏本願經並介紹影印大字梵文本.....

瞎子與跛子.....

釋迦牟尼佛傳.....

人類對水族的殘忍.....

心 悟

黃 雲

融 照

東 初

孫儀芳

念 生

宜 蘭

念 生

木 訥

摩 迦

南 亭

法海點滴

宜 蘭

三三、一切衆生都怕苦

佛陀住在舍衛城的祇園精舍時，有一天出外的途中，見到許多童兒在水邊玩魚，佛陀問那些兒童說道：「孩子！你們怕不怕苦呢？苦對於你們好不好？」

「啊！佛陀！我們很恐怖痛苦，苦對我們是不好的。」

那些兒童回答。

佛陀聽那些兒童的話後說道：

「你們恐怖苦，要知道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都和你們一樣的恐怖苦，你們不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衆生的痛苦上！」那些兒童聽佛陀說後，都很乖的把魚放到水中去了。

三四、孝養看病也是修行

佛陀在祇園精舍時召集比丘說法道：

「汝等比丘，遠離父母，兄弟，姊妹，以及親族。如果從此再不相顧，各各相棄，這非正道。因為這樣將給外道和異學的徒衆批評說：『佛陀的弟子是毫釐的慈心都沒有，看人的形命如瓦石，沒有瞻養。』你們假使這樣，以後務要改正。如出家作弟子，侍師要好像父母，爲師看弟子要好像自己的兒子，到死也不捨棄，師與弟子要永劫相慈施恩惠，物質要平分。對於父母親族，更要常爲宣說佛法，勸其修福修慧，如遇患病的人，要常看護，好食給有病之人，不好的自己留用，看病時要如看自己身體一樣。」

我的弟子對這些都應當爲修行」。

三五、人要愛護自己

佛陀在祇園精舍的時候，波斯匿王宮中問王妃末利夫人道：

「末利夫人！你有沒有比愛你自己以上的別人否？」

「大王！妾沒有比愛自己以上的愛其他，大王怎麼樣？」

「我也是一樣，沒有更愛我自己以上的其他人。」

王與末利夫人一同來到佛所，把自己的話告訴佛陀，那時，佛陀的教示說：

「你們夫婦修學佛道，所講的話都是真實不虛，致心找遍都不會找到比愛自己以上的其他人，夫婦也不例外。這不但自己，每個人都都是一樣。不過，若人真是愛自己的話，即不能害人，不能做與自己無益的事，一定要謹慎的愛護自己。有心的人，在二六時中，常要反省自己，尋求得救之道。不然，還不算人人愛自己」。

三六、要尊敬法臘年齡

佛陀將要遊行到舍衛城時，被讚爲六群比丘的弟子們，先佛陀和衆到了祇園精舍，佔有坐臥處，還對人說：

「這是我們的師父的，這是我們的地方！」

後來尊者舍利弗在佛陀後趕到精舍時，見坐臥處都給佔滿，尊者沒有

坐臥處，他即坐在樹下，佛陀那天早晨起身，聽到尊者舍利弗咳嗽的聲音，佛陀問道：

「誰在那邊？」

「佛陀！我是舍利弗。」

「你爲什麼坐在那裡？」

舍利弗就告訴佛陀，房子都給大衆住滿了，自己不得不如此。佛陀就此因緣，對比丘衆說法道：

「比丘們！什麼人才能受上等的牀坐，上等的水，上等的飲食呢？」

有一比丘說：

「佛陀！由刹帝利族出身的才堪受上等的牀坐，上等的水，上等的飲食」。

又一比丘說：

「佛陀！由婆羅門族出身的，乃至持律者，說法者，都可以」。

佛陀莊嚴的對比丘衆說：

「住昔雪山中復有鵲鵲，猿，象，三友，他們不相互尊敬，後來覺察反省，我們當中年齡最長的要恭敬他，要依他的教誡，因此，他們後來就互相尊敬，相信身壞命終時定生善處。因爲崇敬法的年老者，在現世能得稱譽，後世能生善趣，所以，比丘們，你們要互相敬愛，相信，互相住持，我的教法中沒有階級的分別，但是，比丘們，你們對法臘年齡的長老，要奉事禮拜，迎禮，合掌，許受第一的牀坐，第一的水，第一的飲食」。

三七、對病者說法

有一次須達長者的病很重，對一個使者說：

「你到祇園精舍的佛陀處，替我禮拜佛足，問佛陀的聖體安否？然後

再到舍利弗處，頂禮問訊說：長者須達，疾病危險，欲來拜訪尊者，但不能起身，願尊者慈愍，請來啟舍」。

那使者受了傳言，來見佛陀，佛陀對使者宣示說：

「孤獨的保護者，長者須達，能安穩快樂」。

使者聽佛陀說後，又來到尊者舍利弗處，恭請尊者，舍利弗默然受請，到長者家時，長者看見尊者來，想要起身，尊者止住說：

「長者！不要起身，這裡有餘牀，我自己別坐」。

舍利弗坐下來問道：

「長者！你身體好些嗎？能吃些什麼飲食呢？」

長者回答說：

「很苦！飲食都不能進口，疾苦也日漸增加」。

尊者用慈悲的口吻，對長者說道：

「長者！你不要恐怖，假使有人沒有信仰，會生在惡處，但長者已有信仰，一定會滅苦生在樂處！長者！你不要恐怖，人不多聞生在惡處，但長者愛好多聞，一定滅苦生在樂處，長者！你不要恐怖，人憒貪生在惡處，但長者沒有憒貪心而施恩惠於衆生，定能生在樂處，長者！你不要恐怖，長者有善慧，正見，正解，正智，一定滅苦生在樂處」。

聽了舍利弗的話，長者病霍然痊癒。

長者對佛陀的教法，以及舍利弗尊者的善說法要，更是佩服敬。

略談地藏本願經並介紹影印大字梵策本

念 生

地藏本願經，是佛教裏流通較為普遍的經。歷代註釋疏說，多到不可勝記。最近由在臺大德東初法師，寫成一本概說，業已出版，條分縷析，深入淺出，甚便於學人研討。那末我這說些什麼呢？我所說的，只是東老所說的，或者認為不值一談的，但是在閱者的眼識意識裏，一度驅過，也可引起研究東老概說，及進而修持地藏法的可能。並附帶介紹預約影印大字梵策本的地藏本願經，以期有助於每人的持誦便利與供養莊嚴。

首先要說的，地藏本願經以什麼原因，流通較為普遍呢？這可以指出三點，第一是容易閱讀，第二是容易修持，第三是適合每人的天賦良知良能與東方文化的主要精神——孝道！

容易閱讀，可由兩點說起，第一是卷帙簡單，全經十三分，分為三卷，快一點念，三十分鐘可念一遍。第二是文意明顯，經內很少佛教的術語，所說的事蹟及道理，人人都能了解。若不向深處追求，可以無師自通。

容易修持，經內所說的修持方法，都是藉事顯理。如齋戒、祈禱、造像、供養、禮拜、讚歎、讀誦、持名，這些事因有深淺境界不同，若是就淺者說，是不費許多錢，不費許多事，不費許多時間，而且用不着什麼樣的聰明學識，真是人人可懂，人人易行的道。

適合每人的天賦良知良能及東方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孝道。孟子解釋良知良能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孔子作孝經說：「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道在每人思想裏及東方文化裏，其重要性與普遍性已不待多說，而這部經首先提出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其次敘述地藏菩薩往劫度母因緣，並一再說明超渡多生父母眷屬的作用。這是適合於每人心理的渴望，而有助於善良風俗的形成。

以上三種理由，解釋地藏本願經普遍流通的原因外。其次我還要說的，現在已接受多人信仰的宗教學說，以佛教、耶教、佛教為最著，我們試以地藏本願經所含的佛教義意，與耶教耶教加以比較，更可以見出佛教適合我國國民性而達成人類的高度文明。

先由孔教說起。上文曾引述孔子孟子解說孝道的話，也就是儒教的正統學說，孝道所以成為東方文化的重心，雖由於人性本然，當然也有儒教促成的力量。但儒教只顧現世，每人到了父母死亡以後，雖有孝思，無從行使。儒教在這裏想不出辦法，只好說：「孝子有百年之養，邱墓是也」。又說：「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其實春秋祭掃，只管虔誠，古人說過，「一滴何曾到九泉，至於尊親不辱，所謂顯親揚名，若在親沒以後，也無從使親得知，即知道又有何用？所以這些事，都不免於空虛，儒教的作用，到此而窮。地藏本願經便補足了儒教的缺憾。首先舉出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以示全經宗旨。又顧慮讀經的人，以為親亡盡孝，必須成佛升天，那就不是普通人在短時間內能辦到的事。所以下文續說地藏菩薩往劫為女子時供養覺華定自在如來及清淨蓮華目如來遺像，超度亡母的事，以為模範，此外全經幾乎處處說到藉拔亡母的作用，這確足以補儒教的不足。清儒王船山佛敎全乎其為孝之性，（讀通鑑論梁武帝節）只是閉眼胡說。若說佛教的薦拔都不可信，則儒教的祭祠掃墓，更不可信；只好向唯物路線討分曉了。

再說到耶教方面，地藏本願經只說誠敬求福，不談什麼修證，很像耶教主張信則得救。但是耶教得救，限於本人。傳到中國以後，雖然也有為先亡父母眷屬祈禱的事，考之教內基本經典，實沒多大的根據。因為耶教根本含有仇孝觀念，（見人生七卷二期，東老所著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所引）對於

生存的父母而漠不關心，死去的父母，當然更不值一談。佛經記載如來親為父王擔棺，佛律記載非父母聽許不得出家，原則與耶教不同。而地藏本願經，尤其尊重對於父母死後的孝道。再就信仰一方面說：孝子仁人的思想，既不忍認為父母的神識，必同於煙銷火滅。甚至自己甘受罪苦，也願其父母於苦世獲得安寧，這就不是耶教所能為力。此無論耶教在真理方面，遠遜佛敎。即就這一點而言，我們若僅為個人打算，可把佛耶兩教，看作一樣。假設若想到先亡父母眷屬，就必須求之佛敎。信耶教的人，強調指摘佛敎迷信，那末就得說他自己有靈魂，需要上升天國，他的父母沒有靈魂，不需要上升天國，只不知道他自己在天國住得是否心安理得？宋代靈察大師作地藏本願經科註自序云：「余自幼失奉嚴慈，既長遊學，尤疎定省，後將迎侍，業已化去，臨風徒感，欲養莫從。」下文說註經的事，今日耶教信徒，是不會有這樣思想的。

最後要說的，佛教的修持方法，最容易的是淨土，而地藏本願經，只說讀誦讚歎等事，視淨土更為容易。當然地藏經不能如淨土的短期求證，但最低不墜三途。彌陀的因地名為法藏，本與地藏同體，（見丁著佛教大辭典一〇七一頁此理頗深，不具論）我從前在天津時，因有人印送地藏本願經為作序文，有幾句是：「吾人環境複雜，俗情纏繞，失之於彌陀，仍可求之於地藏，不得於彌陀，猶可說也，不得於地藏不可說也。」就是說失於彌陀，只是不生極樂，失於地藏，可能下墜三途。經內說：「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能修學其他佛法的人，這經是從旁一項助緣，不修學其他佛法的人，這經是最後一道防線，所以人人必備。臺灣印經處已有小本流通，現在一開法師在港主持影印大字梵策本，分裝三冊，外加布套，封面燙金，上卷（下轉第二六頁）

人生佛教文化

張廷榮

我覺得。當前宗教文化的普遍需要處，是在就人生的本身怎樣成爲一個善良的，建立好人和人間的善良關係。但這不是易事，須從人生宗教文化的重要處下手。

佛教與中國文化，所以能够相容並進，就是在對人生關係上態度相同，儒家主張教倫盡分，佛家亦主張人倫圓滿關係，儒家主張教人愛人的禮，佛家亦主張恭敬和禮的。所以對於人與人間普遍的安頓處和開端處，是要從人對人的恭敬有禮起，不必遠求。這一點，佛有一明白的指示，就是當長者子善生童子，遵照他父親的命令，教他先要禮敬東、南、西、北、上、下六方時，佛却教他來一個轉換，來一個充實，這一轉換，是教他轉向人生。這一充實，是教他充實人與人的實際關係。

記澎湖佛教慶祝佛誕晚會

善英

生活在風沙漫天的澎湖，實在難得遇到一次好的天氣，整天除了風砂之外還是風砂。佛陀的慈光，遍照人間風和日麗的晴天，總是隨着這神聖光輝的四月八日來到了澎湖，教徒們不但爲教主的聖誕而慶祝，也爲這罕有的氣候而歡呼，真可說是「良辰佳日」也！

四月八日這天，真是够熱鬧也够忙的，進香，做功課、浴佛、放生、開慶祝大會、聚餐等等，每個人都忙得不亦樂乎。當夜幕徐徐籠罩大地時候，大殿的裡外早已擠滿了人潮，要不是牆基堅固，我們恐怕免不了要樂助一筆修理費呢。

「……今天的晚會是由梵音歌詠隊主辦的，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演出，也是澎湖佛教的創舉……」晚會在廣慈法師的致詞和熱烈的掌聲裡開始，首先是輕音樂組的合奏，接着便是獨唱、獨奏、國樂

不於四處而作惡行，四處就是，欲、悲、怖、痴。四惡行是，殺生、盜竊、淫逸、妄語。接着佛更進一步的啓發善生，並這樣歌頌說：

「於欲悲怖痴，不爲惡行者。」

這是活潑的現實人生，佛要善生童子轉向這實際的人生修養方面，好好先自己成一個人，關於這一方面，佛還有很多指示，如六損財業的遠離，四怨如親的遠離，和四親的親近等，總教善生就在人生日用行爲中的實際處着力，使自己，成爲一個善良的人生。

轉向人生，才是真成就了自己，但單如此還不够，故佛又進一步指導善生怎樣調整人和人的關係，所以更指示善生說：

「父母爲東方。
師長爲南方。
妻孥爲西方。
親黨爲北方。
僮僕爲下方。
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爲上方。」

合奏等等；每一個節目開始時，數近千計的觀衆都非常靜肅，場內祇聞得演奏者手裡溜出來的琴韻。不少「知音」的老前輩，和年逾半百的長輩們，總是閉目靜聽，好像一定要找出些什麼缺點來似的。好在「真金不怕紅爐火」，由于平時熱練，前輩們始終都滿意地笑口常開，阿彌陀佛。

別看我們的廣慈法師平時不大喜愛說笑話，其實他才是我們教會裡道地的幽默健將哩！晚會進行中被我們「拉差」來了一段小趣味，說到精彩時直把聽衆笑得前仰後合，閉不攏嘴，你聽，那廂有人在叫，哎哟！我的肚皮要笑破了！

大合唱仍然由洪青先生親自指揮，每一曲罷都博得滿堂掌聲，把這位青年音樂家樂得「春風滿面，喜上眉梢」。說實在，那嘹亮感人的歌聲琴韻，至今還縈繞在我的心靈中呢！尤其是「西方」一曲

佛除了教善生禮敬人間的這六方外，還具體給善生指示這實際人間六方相互間的具體關係，父母對人子，人子對父母，老師對學生，學生對老師，夫妻對妻，妻對夫，人對親族，親族對人，主對僕，僕對主，諸高行者對一般人，一般人對諸高行者，都有一種最適當的安插。這種安插的具體辦法，實爲全體人生之所需要。是令人從人與人的關係中走上圓成自他的坦途。

我們應該記着，佛教之所以對中國人契機，對中國文化契機，是因為與中國文化，同立在人生的倫常上。人生倫常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唯一表現處，落實處，正因爲如此，所以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是歷久而彌新，永恒而不變的。

今天是一個憂患的時代，人生現實所急切需要的，是在如何令人和人間能相互慈愛悲憫，更從慈愛悲憫中表現充分的誠懇和恭敬互助和救濟。這種誠懇和恭敬的人生，正是我們今日所普遍所嚮往追求的，所以印光法師多教人在教倫盡分上着手，確實有至意在。總之，佛教的文化，是立基在現實的人生上。

給我的印象最深。

最後的壓抽戲——大摸彩，每當特種獎品——珍貴的禮物出籠時，總免不了一陣子瘋狂的喝采，也有許多人「一得不償失」，送了二三十元的禮品，結果只換回價值二元五角的小禮品，或者是一潔身自好，佛化人間」的字樣，但他們都不計較這些，依然是把眼睛笑成一條縫，還說是最有意義的紀念品哩！真不愧是虔成的佛教徒。

「九江魚歸九江」，歌詠隊的X先生送來一張廿萬元的幸運禮品，沒有一位有此鴻福，結果是仍舊是落回他的手裡。據說他已把它轉送給歌詠隊了，假如真能幸運的話，嘿！歌詠隊一定會改組成交響樂團。

晚會在震耳欲聾的掌聲中圓滿結束，它給人的印象是「愉快」，「和諧」，願他們努力精進，探討創造，爲教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同時希望各縣市的同道們也活躍起來，使衰老的較爲年青，年青的青春永駐，把佛化的歡樂長留人間，使人間永遠歡樂！

瞎子與跛子

木訥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去年曾說過這末幾句話，他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瞎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跛子。」一時宜流世界，傳為美談。世人咸認此為愛氏得「道」之言，韻味無窮，堪深思。其實，所謂宗教與科學的關係，還不是精神與物質，或唯心與唯物之間的問題？哲學上早有笛卡兒的二元論，在說明二者交互作用的現象。然而，儘管這些理論，近似濫調，但能出於既名且大之科學家如愛氏之口，其「價值」也就非凡了。如此話出於普通人之口，便絕不稀奇，何以故？人微言輕，不合「文以人傳」之旨趣也。如出於宗教家之口，亦無甚作用，何以故，老生常談，不啻刺激耳。

原來，在原始社會中，宗教本是一切藝術文化的總源，後來，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宗教本身亦如一個破落戶的大家族，終于四分五裂的變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大道以多歧亡羊」，久而久之，世人數典忘祖，反說宗教是「迷信」，與「虛妄」的象徵，只可談談虛無飄渺的「天理」，其他有關人生的實際問題，則須要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來處理了，於是連賊寇的教會也沒有，宗教——尤其是佛教，就被無情地打入了冷宮，而讓科學完成了「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獨裁王國，這個王國，最利害的武器，便是「實驗」，實驗，實驗，凡是不能實驗的，就一律驅逐出境，不得停留。你要跟它講道理嗎？歡迎之至，但必須先把它方公式拿出來；談「天理」嗎？更好，請上天文臺一敘。如果言出無「驗」，談不及「式」，便是胡說白道，「迷信」，「落後」，（雖然它有言論自由）。真可說是傲氣凌人，唯我獨尊，大有「不依此說，即波旬說」之概！在這「專制」「獨裁」的概念體制之下，殺人不見血的新武器，如原子之類——一套套的搬演出來，自是勢有所必至理有所必然，效果愈「圓滿究竟」，科學家們

愈洋洋得意。這種局勢，一直經歷了兩次毀滅性的浩劫之後，才「彷彿若有光」的透漏了一絲熾微，這我們可從愛氏的上述談話中看出來。蓋愛氏係曾前科學界中執「牛耳」之「馬首」，一言一動，舉世矚目，影響所及，甚為深厚。若主宰人類禍福之科學家，能真由此而向宗教，揚棄戰爭武器，固是大好之事，不然，使世人能由此而改變觀念，重視宗教真精神，則人間淨土，來日可期，愛氏之功德，亦算無量矣。當然，愛氏此處所指之宗教，或非佛教。唯愚意只要稱得起是宗教，其與人為善之旨皆一，佛教之殊勝處，因非他教所能及，但今日之事急矣，吾人應先各憑己力，搶救人心，為第一要義，然後再談「何種多難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比比誰的究竟「圓滿究竟」，才不落「言詮」，枉費唇舌。實諸高明，以為然否？

其次，這是讓我們看看宗教與科學「偏執」的結果如何！

首先，我們無意否認科學在另一方面，給予人類的幸福，然而近三十年來，人類空前的自相殘殺，則顯然是以科學為厲之階，科學之為功為罪，此處不遑細論。但人類因「迷信」科學，而忽視精神生活，使物質欲望「油蒙了心」，則是不可否認的實事；亦是不可否認的錯誤。聽任此一錯誤的繼續增長，而不加以糾正，導致人們走上集體死亡的途徑，更是一種瘋狂的行為。瘋狂的人是雖有眼睛，看不見；雖有耳朵，聽不見；乃至鼻、舌、身、意，統統失去了作用。愛因斯坦光說它是瞎子，事情還不這末簡單：宗教本是代表人類的高級理性，失去理性而瘋狂的人，不但是瞎子，而且也是聾子、啞子、癡子、木頭人，甚至是賊強盜。六根全毀，無一是處。還談什麼「幸福」，還配稱什麼「人」？

放眼四顧，「請看今日之域中」，熙來攘往者，究有幾個五蘊皆「實」（更無論「空」）的正常人？此所以使有識之士「痛哭流涕長太息」而不止之緣由也，亦使吾輩佛徒深感肩負重大，佛化「人生」斷非吃齋誦經所能了事也。

科學發展至此，我們實在可以武斷的說：「功不補患」。然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人類數千年所累積的高度智慧——尤以佛陀所昭示的不可思議大法，足以可引導人們走上喜樂的彼岸。問題只在我們是否能「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的發揮出金剛勇猛力，去矯正此一歷史錯誤。

不過在這裡，我們尚有一個問題，須要加以討論的，就是宗教沒有科學，是不是如愛氏所說變成了「跛子」？要回答這一問題，站在佛徒立場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當然我們可以不加思索的予以否定。然而佛教也是宗教之一，難道愛因斯坦是個老糊塗，把話說錯了不成？我說：否！否！愛氏的話完全對，只是不適用於佛教而已。那末佛教不需要科學嗎？我說：佛教本身就是一種圓滿究竟的思想，有了科學，可益顯其大，沒有科學，也絕不會成「跛子」！絕不像其他宗教，須要乞求「人」的智慧，為之補充，「打針吃藥」。這一點，只要我們稍微檢視一下西洋科學發展史，就可知道「上帝的羔羊」們，如何與科學結為死敵，及其不支投降後，及以「科學宗教」來標榜的實事！

至於佛教思想的如何圓滿究竟，及其不背科學定則的殊勝處，前此大德已著論不少，此處不必引論。總之，科學沒有宗教，是百分之百的「瞎子」；佛教沒有科學，則絕不是「跛子」！

最後附註：筆者草此文時，適愛氏於本月（四月）十八日於美國普林斯敦，溘然長逝。一代巨人，遽爾謝世，謹誌哀。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二八、波斯匿王的往訪

佛陀被給孤獨長者迎接到祇園精舍，這裡的環境風景優美，好比人間天上，園中有的是奇花異木，精舍建築得又富麗堂皇，禽鳥婉轉的鳴叫，清泉潺潺的有聲，佛陀和弟子們就安住下來。

憍薩彌羅國的大王是波斯匿王，知道太子把舍衛城的花園寶給須達長者，須達長者建築精舍又供養了佛陀。「佛陀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怎麼能感動人民對他這樣的信仰？」波斯匿王心中生起很大的疑惑。

有一天，波斯匿王終於帶領百官大臣，駕臨祇園精舍來拜訪佛陀。波斯匿王見到佛陀的時候就說：「聽說你是一位大覺大悟的佛陀，這是不會錯的。不過我真不懂，很多的修道人，他們在深山叢林之中長住了數十寒暑。直到衰老之年，尚不能覺悟，你的年齡這麼青，你也不過三十多歲吧，你怎麼能就會得到正覺呢？而且你也不是婆羅門。」

佛陀慈悲而又有力的回答道：「大王，很多人都歡喜慶祝年青人，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氣，世間上有四事不能輕視：一是年幼的王子，二是初生的小龍，三是星星之火，四是年青的僧侶。因為王子雖幼，將來他長大時可以做統治國家的大王；小

龍雖小，但他很快的就可以成為大龍，而且大龍也隱身在小龍之中；星星之火雖小，但可以燎原，森林、都市，不都是星星之火能燃燒的嗎？僧侶，只要心能清淨，守護道業，抱有救度衆生的弘願與精神，是不分貴賤，不論老幼，是誰也能得到無上正覺的。對着覺悟的人，對着究竟的真理之前，或輕視或惡口，獲罪是很重的，這要懺悔才能滅除這深重之罪。」

過去從沒有人敢對王直言的，波斯匿王也是一位個性很強很有固執習慣的大王，聽了佛陀這麼一說，他的心好像受了很強的震動，在有特殊精神力的佛陀之前，終於壓倒高我慢的波斯匿王。

「佛陀！我是不懂什麼的，請你指教我一些道理！」波斯匿王慚愧似的，抱歉似的喃喃着說。

除了真理以外，不恐懼其他威力的佛陀，用靜靜的威嚴攝服了波斯匿王。佛陀沉默了一會，向波斯匿王說道：

「大王！你是一個國王，你應該愛民如你的獨生子一樣，不要以為做國王是來壓制人民的，生命是平等的，沒有什麼再比生命尊貴的，要嚴厲的克制自己的惡念，要以寬大對待別人。最要緊的是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要幫助苦難的人

，要安慰煩惱的人，要救濟有病的人。特別是站在王者的地位，不能聽信阿諛的言詞，要知道王者是來為人民謀取幸福的，而不是要人民都來為王者服務的。」

做王的人，更要能離開情慾；終日沉迷在情慾的旋渦中，只有沉淪而不能獲救，樹林被焚燒的時候，飛鳥也不會再聚集起來做巢，可是一般人生活在情慾的火爐中並不知脫離。再賢能的人，當情慾燃燒起來的時候，也不能夠用冷靜的頭腦判斷事理，不能夠思考一國的利害。那個時候自己的生命尚無把握，那裡會再想到別人的可貴的生命？

悟入真理的正道必定要修學正見，正定，正話，正行，正念，正命，正精進，正思維。世間上有兩條大道：一條是從光明走向黑暗，一條是從黑暗步上光明。短見的人是從光明到黑暗，賢能的人從黑暗到光明。唯有智者才能進入燦爛光明的世界，救自己的生命，也才能救別人的生命。人生是無常的，痛苦是應當知道，幸福不外面去求，把心安住於寂靜的涅槃之中，不受外境誘惑和轉移，那才是自主的生活，才是真理的世界！」

佛陀的法語，像陽光似的破除了波斯匿王愚暗的心，他很歡喜信服的向佛陀說道：

「你真是一位慈悲偉大的佛陀，我聽了你的教示，像在黑暗的旅途上獲見到光明，我心中的歡喜實非用言語能夠表達。我對佛陀感到萬分的抱歉，我前來拜訪佛陀求教實在太遲了。我現在才知道佛陀光臨到我的這個小國來是我這個小國無上的光榮，佛陀！你好像是一道吉祥的慈光，照耀之下，才能獲得安寧。」

我現在拜見到你的聖顏，聆聽到你的法語，深深感嘆我過去狂妄的愚痴，我給你的話一說，像是從夢中醒來似的。在人間為一國的國王，是怨憎煩惱最多的，現在有佛陀來到我們小國教化，相信我和我的國民一定會獲得永久的平安。」

佛陀聽了波斯匿王從內心發出至誠的讚語，知道他已生起篤實樂法的心，佛陀知道波斯匿王是一個有財欲與色欲執着的人，為了匡正他以後的行為，知道這正是機緣成熟的時候，佛陀溫和的向波斯匿王又再忠告道：

「大王！這個世間，是苦空無常的；這個人生，是生老病死的，不論是貴為王者，貧如乞丐，苦空無常的現象，生老病死的痛苦，是誰也免不了的。當人壽命終了的時候，形體與靈識分開，再好的如恩愛的夫妻，患難的知友，在死後的世界裡也不能作

伴的，唯有善惡的行業，如影隨形，盡未來際都在跟着我們。

世間上一切的人，都只為眼前的快樂打算，都追求眼前財色欲望的滿足，對於他死後的歸宿從不仔細思量，做人，在天晴的時候，要買雨傘，為的是防備雨天，在肚飽的時候，知道儲糧，為的是防着飢餓的到來。可是人在生的時候，為什麼不為死後的歸宿想想呢？這豈不是太沒有遠大的眼光了嗎？終日給財色的欲望囚繫，而財色就是痛苦的源流，一切的智慧都會因此而被遮蔽！

做人要深深了知人生年華的無常，生命的短暫，身心念念都在生滅變易，因此要趕快把握人生，不要使身心陷在財色的深淵中，不要生驕慢的心，不要過放逸的生活，把心要棲息在高勝的境界，願身心停留在清涼的天地，對別人要施仁愛，來世才可以增長他人對自己的歡喜，美名才能留傳後代。

平素沒有善的行爲，後世決不能獲得幸福，現在的幸與不幸，既是過去業力的感召，那麼，為着未來的幸福，就應當不要忘記今生努力修善，自己所造善惡業的因，受惡報的除去自己以外沒有別人。

大王！我再告訴你：你不要以為修善學道就非要出家去不可，修學真正的大道，出家與在家都沒有分別的，有的深山之中學道而墮落的，有的在家庭裡面修行而生天的，做王的人，一樣的可以修行。

佛陀的法語，每一句都使波斯匿王聽了非常懇切的信服。從此波斯匿

王做了佛陀忠誠的護法。

二九、釋尊的歸城

佛陀和弟子們住的舍衛城祇園精舍，這裡和佛陀的祖國迦毘羅城已經相距不遠，迦毘羅城中人民知道以後，都紛紛傳說佛陀不久要回國了。淨飯大王耳聞這些風聲，他並不敢妄想和佛陀相逢，不過他也曾想派遣使者前去迎接，但又恐怕遭受佛陀的拒絕。經驗告訴他佛陀雖然不是他的太子，但佛陀有佛陀的思想。佛陀有佛陀的責任，他知道佛陀這個人不是聽人話的人，要回來的時候他自然回來，否則，千請萬請，也是沒有用。淨飯大王越是思想越是能忍耐，這反而成為他的修行。

有一天，波斯匿王派遣一位使臣，持有一封他的書信呈淨飯大王，淨飯大王看了波斯匿王的信後，知道太子的確是一位大覺大悟的佛陀，這又增加他見面之想，特別是波斯匿王信中說佛陀不久要回故鄉的話，勾引起淨飯大王的不安，他焦急的懷念，這時是到不能忍耐的時候了。

正在這時，淨飯大王得愛的寵臣優陀夷前來進謁，他見到淨飯大王心中像有什麼掛慮的事情，即刻就很恭敬的問道：

「大王！你心中有什麼憂慮的事嗎？」

「沒有什麼憂慮的事，反而我心中很高興，不過，稍為有點困難」。

「是什麼困難呢？」

「今天，波斯匿王派了使臣來致送他的書信，他說悉達多最近就會回來」。

「有這樣的事嗎？這是很可以恭禧恭禧的，但不知又有什麼困難呢？」

「我很想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以便他早日能夠歸來，不過，問題難就難在這裡，如果我派的這位大臣是一個容易受感動的人，他奉我的使命去，我怕他非但不能很快的請回悉達多，說不定反而給悉達多感動也去出家而不再來了」。

「大王！假若你是為這個問題掛心的話，那麼，我請求大王放心，我願接受大王的派遣，前去舍衛城迎接悉達多」。

「你也是靠不住的，難道你不知道他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嗎？過去憍陳如等五人不是給他感動得一去不回來的嗎？」

「大王憍陳如等五人不要去說，我是有自信的人，當初悉達多要出家，是我會率王命加以勸阻過的，現在反而他能把我勸說出家，那除非天地倒轉過來才有可能」。

「那你就快去速回吧！」

優陀夷正要走的時候，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對淨飯大王說道：

「你看！悉達多的座下又要多一個出家的沙門了」。

他們都笑起來了。

優陀夷帶了淨飯大王的書信，很快的在舍衛城謁見到佛陀。優陀夷見到佛陀，心中一驚，因為他和佛陀分別已十五六年的歲月，現在看到佛陀的相貌完全改變，穿著的衣服雖然比過去簡單，但佛陀的相好比過去是更圓滿，更慈悲，更莊嚴。而且他以為

佛陀也沒有過去的神經質，佛陀好像增加了不可侵犯的威嚴。優陀夷就向佛陀行了當時印度的最恭敬的禮貌。佛陀靜靜的看完父王的書信，便問優陀夷說道：

「父王很健康嗎？」

「是的，回稟佛陀，大王很健康不過他希望能早一點見到佛陀」。優陀夷很恭敬的作答。

「謝謝父王的關心，我也想不久要回去看看，不久我就要回去了。你遠途而來，大概很辛苦了吧？那你可以去休息一會吧！」

佛陀說後，親自帶領優陀夷在祇園精舍中各處參觀一次，優陀夷看到佛陀的弟子，他們共住的生活都很有條不紊，思想是統一的，利益是均衡的，法制是平等的，言語是和善的，心意是共悅的，優陀夷看後非常的羨慕，他心下想，能够在佛陀的座下受教，是多麼的幸福。佛陀此時知道優陀夷的心，有意似的問道：

「你歡喜過這樣的生活嗎？」

「很喜歡」。優陀夷回答。

「出家作沙門好嗎？」

「佛陀假若許可，我是很歡喜歸投到佛陀的座下作沙門的」。優陀夷這麼回答，他一時竟忘記承允淨飯大王的諾言。

做佛陀的弟子，本不一定要出家，在家也是一樣的可以學佛，佛陀不勉強勸人出家，但佛陀却希望人人都遵奉他所指示的真理去實踐。現在佛陀叫優陀夷出家，並非有意和他為難，而是希望他真正的能够得度。佛陀見到優陀夷允諾以後，隨即

喊來一位弟子，告訴那位弟子關於優陀夷要出家的故事，並吩咐他照出家的儀式爲優陀剃度。

優陀夷恍惚像在夢中似的，任佛陀那個弟子爲他剃除了鬚髮和穿著了袈裟，等到優陀夷完全成爲一個沙門的樣子才帶他來拜見佛陀，佛陀向他笑笑，並稱讚他很像沙門，優陀夷想不想也笑起來，他想到現在終於做了佛陀的浮屠，但怎麼樣能歸去回覆淨飯大王呢？

優陀夷的出家，做了佛陀的弟子，他雖然感到很榮幸，很得意，但心裡總是不很安靜，他最後奉佛陀的慈命，先歸城去裏覆淨飯大王。

淨飯大王見到穿著袈裟的優陀夷就笑說道：

「對啦！我猜得不錯，優陀夷！你也是靠不住的。他向你回答些什麼呢？」

「大王！現在的佛陀，超乎你我的想像，只要不是傻瓜，不是狂人，一定會受他的感動而都皈依到他的座下。佛陀說，他在七日之內就會回來，請大王不要多心，將來迦毘羅城中的沙門一定要多起來了」。

淨飯大王聽到優陀夷回答佛陀六七天之內就要回來，心中喜不自勝，對於迦毘羅城中將來一定會有更多的沙門，淨飯大王此刻實無心去關懷。從知道佛陀一定要回來的日子以後，無論迦毘羅城中發生什麼重大的問題，淨飯大王也不去關心，只是時時刻刻的都在盼望佛陀的歸來。優陀夷見到如此情形，不覺感動得流出眼淚。

很多的人說過，再偉大的人物，

在故鄉是沒有人歡迎的佛陀的歸國，正是和這句話相反。

從外表上看，佛陀離開祖國十五六年才歸來，假若是換上另一個人的話，這正是所謂衣錦榮歸的時候，可是，佛陀穿著衣錦出去，倒是穿著樸實的袈裟歸來。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是表面的，真正的佛陀是出離煩惱的家，捨去太子的位，戰勝一切的苦，遂了永生的本願，到達正覺世界而才歸來的一位一切智人。

現在佛陀並非是一個人獨自的歸來，他是帶領着甚多的弟子，他們的穿著雖不美觀，但儀規的整肅，動止的安祥，使見到的人不知不覺的流下眼淚，並且合掌作禮。

佛陀進入祖國的國界，並沒有急忙的趕回宮殿，他帶領弟子進入迦毘羅城外的尼拘陀樹林，先停在那兒休息一會以後，再帶領弟子進入迦毘羅城中托鉢乞食。國中的人，見到很多乞食的沙門，師父就是昔日的太子悉達多，大家都很驚奇，有的前來致最恭敬的頂禮，有的奉送最美好的供養。佛陀是不分貧富貴賤，在每一家門前，都站立一會。想供養的人以及不想供養的人，想求教的人以及不想求教的人，佛陀都很歡喜微笑的向他們招呼，那莊嚴的步伐，那慈悲的儀表，實在太令人感動。即使對佛陀離國出家的行動有誤解而不信仰的人，見到佛陀也生起恭敬佩服之心。佛陀的風度，就這樣很快的被傳聞開去，傳聞到淨飯大王的耳中，淨飯大王驚奇太子的歸來怎麼不先來向他問安，他趕快帶領百官大臣前來迎接。

在路上，佛陀和淨飯大王兩個行列相逢，一邊是淨飯大王的行列，極其尊貴華美；一邊是佛陀的行列，雖然整齊靜肅，但不美觀。

兩邊的行列相逢的時候，淨飯大王慌忙的下車，很歡喜的見佛陀，淨飯大王想用手來擁抱他的太子，他也以爲太子一定會投進他的懷抱，但昔日的太子今日的佛陀威嚴不動如山，淨飯大王感到很是失望，因此說道：

「悉達多，你是我的太子，但現在究竟怎樣稱呼我？我不知道，我真正是不瞭解，你既然回國，爲什麼不趕快回宮？而使我焦急的在等待。你帶領很多的人，到宮中去吃飯，你也知道的，這是不會成問題，可是，你好似故意和我爲難，領着這麼多的人在大街小巷乞食，你說，這種生活，怎不失去我種族的光榮？怎不增加了我種族的恥辱？」

佛陀的慈容，靜得如止水似的，很溫和恭敬的說道：

「父王，我已不是昔日的悉達多，請你不要再呼我的名字，你照我們先祖的規矩稱呼我好了」。

「照先祖是怎麼稱呼呢？你的先祖總沒有在大街小巷乞食呀！」淨飯大王還沒有懂得佛陀的意思。

「我說的先祖是我們出家的先祖，不是在家時的先祖，我現在是證得佛道的人，你喊我佛陀好了」。

「你現在是證果的佛陀，你也不准我再喊你的名字，你離開我一別就是十多年，我對你的懷念，我爲你的煩心，千萬張口這時候都是說不盡的。你和我分別得這麼長久，相見的時候一點感情都沒有，使我怎不悲傷？如同有人口中早就乾渴，忽然遠遠看見路邊有一清涼的泉水，即至奔馳到那兒欲飲的時候，那個泉水忽然枯乾，怎不叫人失望呢？」

現在我也不必向你敘述那麼多，你雖已遂了永生的願望，具足一切的德慧，總之，你是我的太子，你應該繼承我的王位，統領全國的人民」。

佛陀知道淨飯大王還存有父子的愛情，即刻向父王說道：

「父王！你對我這麼深深的垂愛，只有增加我的憂悲，我現在的一切不是我一人，我是一切衆生的。我現在是繼承過去諸佛的法統，請父王還要多多瞭解這個。」

父王生養我，我是父王的太子，我應該酬謝父王養育的恩德，但酬謝恩德並不一定要奉送世間上那些無常的財寶，或是不實的愛情，說實話，人天稀有的寶貝，乃是勝妙的甘露之法，我將以此報答父王。

人在世間上爲生活努力，都是造作六道輪迴的因，六道輪迴的結果離不開苦。苦的根本就是愛欲所致。

把私我的愛欲去除，清淨身口意三業，積聚十善的行爲，修養善的德性，晝夜沒有間斷，不給六塵境界轉動自己的心，不給無明妄想所迷惑，如能這樣，一定能得到未來的大利益，一定步上自由解脫之途。

自由解脫的境地是無我的境地，無我的境地一定要遠離三界的慾念，三界好似火焰的火宅，好似無底的大海，沒有什麼快樂可言，衆生出沒在三界六道之內，好比月亮迴轉在太陽的

周圍，永無息期。天上的愉快，人間的歡樂，決定不是常住的，真正涅槃的境界，才是第一究竟的快樂。

佛陀的法音，淨飯大王聽得也很感微妙，心靈的深處，像有一股不可阻止的力量生起，對面的佛陀，身上像放出萬道耀眼光芒，淨飯大王忽然心生歡喜，一掃憂鬱之念，從此不再向佛陀提起王位問題，他即刻說道：

「我知道你是大覺大悟的佛陀，我已很感到榮幸，你太辛苦了，趕快來跟我回宮吧！」

佛陀和淨飯大王邊走邊談着，弟子們整齊的隊伍，淨飯大王隨駕的車馬，都跟從在身後。一邊是官蓋雲集，一邊是光頭繡衣，這真是世界上少見的行列。

佛陀和淨飯大王一別就是十幾年，佛陀不是不高興和父王相逢，而是佛陀知道自己的責任，自己所要作的，在父王的面前，實在不容許有撒嬌似的親切。

年老的淨飯大王，當然很感到佛陀對他的感情不足，但佛陀的歸來，終究是自己的太子成了佛陀，這裏心的歡喜，那也是不能掩蔽的。

佛陀和淨飯大王進入宮殿時，音樂齊鳴，百官迎接，大家在熱鬧興奮之餘，都回憶起過去佛陀在宮中做太子時的情景，大家更想到等一會佛陀和耶輸陀相逢時，不知又是什麼樣情形？

此刻，耶輸陀羅妃沒有出來見佛陀，但他的心中，自從知道佛陀要歸來以後，像一塘池水，投進一塊大的石頭，掀起巨大的浪花，一刻也不能

安靜。她猜想佛陀現在不知變到什麼樣子，假使見面時應該要用怎樣的態度對他才好，耶輸陀羅妃心想佛陀的歸來，應該先來和她見面才對，因為這樣才能安慰她這十幾年來的寂寞苦清，但佛陀停留在宮殿中，好像忘記有耶輸陀羅的存在，耶輸陀羅在內宮裏，真是萬感交集，時而氣憤，時而又覺得相逢的驕傲。她想到佛陀和她相逢時，一定會對她講些親密的話，但她又想到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佛陀是成就正覺的人，他要愛一切眾生，怎麼能還會獨自的愛我呢？我只要能夠遠遠的見一面也就很好了。

耶輸陀羅在宮內，站起來又再坐下，下來又再站起，終於她扶在柱子上放聲大哭，正在這時，愛子羅睺羅走來說道：

「媽媽！爸爸回來了，祖母叫我來請你出去。」

還沒有太懂事的羅睺羅，扶着他母親的手，把她接出來。

佛陀正在向養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道謝過去育養之恩，以及向王弟難陀點頭招呼時，耶輸陀羅和羅睺羅牽着手走來。

離開佛陀十五六年來，耶輸陀羅這是第一次見到佛陀。這十五六年來，像夢似的，像煙似的，就這麼無聲無息的過去了。

這一場夢，在耶輸陀羅是傷心的，是以眼淚打發過去的，現在她和佛陀相逢，像是從夢中醒過來似的。正當這相逢的時候，每個人都很緊張的注意着佛陀和耶輸陀羅。

莊嚴的佛陀，靜靜的一瞬之間，是同情，是憐慈，是慈悲的看着耶輸陀羅。

陀羅。多情美貌的耶輸陀羅，是愛，是恨，是千變萬化的情緒交織在中心中。淨飯大王很快的說道：

「你們終於今天又相逢了，我心目中自是非常的高興，一位是成就正覺的佛陀，一位是貞節的美妃。佛陀是經過千辛萬苦而才證得正覺，美妃在宮中每聽到佛陀的一食一衣，她也甘願這麼學習佛陀生活，總算我們王族的光榮，出了這些不平凡的人。」

這時耶輸陀羅抬頭看一看佛陀，好像把一塊很重的石頭放下，心中才稍為感到平靜，但她緊緊握着羅睺羅的手，却仍然是在顫抖着。正當佛陀要向她說話的時候，耶輸陀羅心想跪下去才好。

佛陀很慢慢的對耶輸陀羅說道：

「給你辛苦了，雖然我對你是抱歉的，但我對得起一切眾生及我自己，請你為我歡喜，我現在已達到我永生的本願。」佛陀說後，又再看着羅睺羅，很慈和的又道：

「真快，已經長大起來了。」

佛陀像是有情感，但又像是有太多的情感，佛陀的語言，佛陀的態度，看的人，聽的人，都很受感動，大家都像要痛哭一場才痛快。

年老的淨飯大王又揮口對佛陀說道：

「請你此刻對大家說一點法吧！」

佛陀又再看着大家，然後說道：

「人生是無常的，人什麼時候死是沒有一定的，人間沒有再比老病死更可怖的東西，當初我想到這個問題，就無法應付，就不能安定生活，所以我毅然地出家了。」

我的出家，給你們很多的迷惑與煩惱，世間上是有不死的人，我要去求得不死的方法，所以才去出家，才去追求一個永恒的生命，你們知道我的志願，見到我的出家，應該歡喜才對。我現在已不再恐怖死亡，永恒的生命我終於證得，我現在是無上的平和，我已脫離一切痛苦，我知道一切歡喜原來充滿了世界，但你們是不懂的，你們仍然陷在老病死亡的深淵之中，你們和我，好像住在兩個世界裏一樣。

我穿的是你們看都不願看一眼的衣服，我睡的是你們見了要噁心的飲食，我睡的地方，可能在你們認為你們那金枝玉葉的身體不值一到的地方，但你們應該靜靜的想一想，你們的確是沒有我快樂。

過去，我住在宮中的時候，過着豪華的生活，父王對我的慈愛，你們對我的尊敬和服侍，但我心中仍然是若悶，仍然是煩惱，生活和日子仍然是不安。我想起那時，我現在好像住在另一個世間上，這是超乎你們想像之外的另一個世間。

我明白的告訴你們，我現在是把生活安住在涅槃的裡面，而你們却還是生活在無常，迷惑，苦惱之中，假若你們要進入清淨自由解脫的涅槃，唯有修學正法。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就是走向正道之路……

佛陀說法時，大家都全神注意傾聽，佛陀的歸城，以無價的真理之寶，贈送給大家，大家除了歡喜信受之外，都感到佛陀降生在迦毘羅國真是無比的光榮。

(上接十九頁)
加印七彩地藏菩薩像，經後附印發心預約者姓名部數。有願隨喜的人，請逕函香港九龍茶園東普陀寺一開法師洽辦。如不超過十部，亦可由我代辦，每部按新臺幣四十元計算。(函臺中市西區安龍巷三十六號蔡拱之收)
這經案頭讀誦，可省目力，佛堂供奉，更見隆重，饒有結緣，亦為無上禮品，所以略述本經大意，以為介紹。並附原徵預約啓後於左：

印地藏經廣徵發心預約者功德冊

夫文以載言，言以載道，言之無文，其行不遠，故文字者，實正法住世之基石也。三藏經典，皆是文字，行之均可離苦得樂，證真斷妄，故曰法寶也。經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是知有經典處，即有佛在，無經典處，當無佛也。所謂佛從法生，以法為師，世出世間，最上

人類對水族殘忍

中央日報本年(四十四)三月二日第五版載着「幼鯨被捕後，群鯨與波作浪」的一隻消息。這題目的下文是：(本報恒春一日電)二十七日此間漁船在鵝鑾鼻近海捕獲一條幼鯨後，一群失了伙伴的巨鯨，於一日上午十至十時半，竟成群結隊的「在距燈塔約一、二百米的海面與波作浪，大玩噴水，狀似找尋那條失了伍的幼鯨。可是他們遍覓了卅分鐘，並無所獲，終告垂頭喪氣而去。鏢捕的幼鯨，在鵝鑾鼻海灘供人參觀，至一日下午五時，始為解剖。鯨肉擬運屏東等地販售，每臺斤四元五角云。

功德，無尚乎法寶矣。地藏菩薩，本願宏深，於此世界，有大因緣，其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之大願，尤為光華日月，氣吞山河矣。歷代善信，莫不瞻禮讚歎，皈依求福。今人多喜空談，不重實行，上違佛旨，下負己靈，悠悠幸歲，良深太息。地藏經文顯明，因果洞澈，警惕人心，裨益世道，至深至鉅，洵應疾之良藥也。惟世之所流通者，非失於簡陋，即疎於錯悞，求其莊嚴堂皇，清晰正確者，實不可多見。茲應僧俗之渴望，期法寶之流傳。乃鳩諸善信，聚資製板，裝訂力求精美，字形力求大方，校對力求正確，紙張力求優良，必使見者聞者，同生歡悅。然大厦之支，良非一木，崇塔之成，自非拳石，至希細索大德，廣運悲心，同發深願，成斯第一希有功德，倘荷隨喜，請書芳銜及捐印部數於後

南亭

父母子女之間的愛，是沒有人和畜生間的分別的。報上的記載，與其說「狀似找尋那條失了伍的幼鯨。」不如說是：真正的在找那條失了伍的幼鯨。因為鯨魚是水族中年齡比較久，其靈敏當在其他水族之上。至於父母子女間的愛，以及他們合群性，並無減於人類。顯然失去他們幼兒或小弟弟，安得不傷心而尋覓呢？所以人類為着本身的生存，無論說得有多理，我認為食他肉而補己身，終究是一種野蠻而殘忍的行爲！人類的殘殺動物的行爲，一天不終止，則世界上的戰爭也一天不會停息，可以斷言。

(上接第十一頁)
時候，也是和我人一樣「冥冥隨他(業力)去，查查不知歸」！天神天帝最後還要保持天道不墮，還得要依三寶。
我們要求澈底解脫，只求生天還是不夠，生天一樣有生死有戰爭的痛，佛經說：阿修羅與天帝爭天位，常常發生戰爭，所以上帝也有天兵天將的設備，如果天人有戰爭，那就無需有天兵天將了。

其正學佛的人是一「不求人天福報的」。天人只知享受，不知修行，所以三世諸佛，皆在人道中作佛，因為人道是苦樂參半的，如只求來生富貴的話，我們看現在的富貴之家的公子官兒，他知道返迷歸悟來聽經聞法吧？錢越多過罪越多，福報享盡墮落惡道受苦。所以佛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土難生，六根難具。」我們現在幸得人身，生在有佛法的中國，並且六根具足，能够聽聞佛法，這都是宿植善根，與佛有緣。瞎子想佛像全身無福看見。瞎子想佛無上妙法無福聽到。所以六根不全的人，是多麼的痛苦業重呵！我們有完整六根的人，要得好念佛修行求解脫，古人說「既得人身不修，如入寶山空手回！」
最後諸位求解脫，最便當，最容易的方法，那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二六時中不斷的念，念到一心不亂，臨命終時，阿彌陀佛，一定來接引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我在上面不是說過吧，我們到一口氣不來的時候，什麼妻子兒女，金錢，勢力都沒有一點用。只有仗平時虔誠的願心，念佛的工夫，才能得大受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上說：「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發願念佛)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可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所以一心念佛，往生極樂才最後解脫生死的好辦法。最後有四句話奉贈諸位：
「欲免無邊苦，開法立刻修，眼前即深坑，一墜難出頭。」

本刊四月份收支報告

入董事費	八五〇〇	入訂刊費	七六五〇
入上存	一六〇〇	共入	一〇二五〇〇
支印刷費	四〇〇〇	支封面紙	二四〇〇
支校對費	一四〇〇	支校對車資	四〇〇〇
支校對費	二〇〇〇	支郵費雜費	二四九〇
共支	二四〇〇	結存臺幣	一〇〇一〇〇

代 收

花蓮港丘文超居士捐助
嘉義：第一養老院建設佛堂二十元
新莊：樂生養老院二十元
以上兩筆捐款已分為轉交。

本刊啓事

本刊近因國際郵資加價三分之一有奇，故對海外讀者贈閱部份，一人只能限一份，不能盡量供給，諸希察諒為荷！

佛教要聞

湖口

新竹湖口，雖位於縱貫鐵道，但甚少有人來此宣傳佛教，年前有洪覺賢居士隨軍移駐湖口，每於各齋堂寺院法會之期，印發戒殺傳單，勸民家拜拜進行佛化。開洪居士近於「湖口鳳凰二十一號」，成立人生樂園佛教圖書室，對推動佛教社會，收效甚大。按洪居士曾學於宜蘭念佛會，各界對彼熱心弘法事業，咸皆稱讚。甚望各佛教道友如有多餘佛書雜誌，贈送人生樂園，按上述地址寄去，充實內容，功德無量。

臺北

臺北市西寧南路伍順貿易行簡東昌居士和其夫人簡黃慧德女士，為熱心佛教弘化事業，特借出三樓供給「臺北佛教青年同修會」，每週聚會共修二次。該會由前宜蘭念佛會歌詠隊男子組長李志強邀友，發起熱心法門領導組織，於四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並組織佛教研究會，及佛教覺悟歌詠隊。該會成立以來，每週三念佛誦經，每週日歌唱，摩迦法師，心悟法師，廣慈法師均曾蒞會，放映幻燈或演講。歌唱則由一位許淑貞小姐教導。開心悟法師云，希北市佛教青年踴躍參加，為教爭光，則佛教興隆有望也。

臺北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自上月下旬開始傳戒大典，暨舉行水陸佛事超薦一江山等地殉國烈士以來，每日進香遊覽者絡繹於途。昨（八）日孫立人將軍之夫人張晶英女士亦來寺進香，並就支援金馬，

呼籲佛教徒本慈悲喜捨之精神，慷慨義舉後，繼由東初老法師開述捐獻愛國之真義，和尙、尼姑以及原女居士、遊客旋即紛紛捐獻，在短短的時間內，計得新臺幣一千三百五十五元，將由孫夫人等負責送交支援金馬機構，慰勞前方將士。

臺北

臺北市長安東路佛教本會韓廣依弟子所購買紀念已圓寂之慈航老法師者。開該廟堂經常聘請佛教大德蒞臨說法，其地交通便利，而又甚為幽靜，甚望我佛門信徒以及追求真理者，該廟堂甚為歡迎參加也。

基隆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為本省有名首刹，今應本省信眾要求，於古曆閏三月初一起至四月初一日止，開闢國息災傳戒大典，在家與出家二眾弟子前往求戒者，多至三四百餘人。於本月六號舉行初壇大典，是日各地上山觀禮信眾約三千餘人，為該寺光復後未有之盛況。並舉行大會，章嘉大師、基隆市市長謝貴一、趙恆惕、鍾伯毅、孫清揚等皆分別演說。

澎湖

澎湖縣為慶祝本年度音樂節，特舉辦音樂晚會，邀請澎湖佛教教友會歌詠隊參加，佛教歌詠隊有獨唱「淨佛歌」及合唱「西方」云。

田中

田中自從本年二月中成立念佛會，由真寶師任會長，每週念佛，開參加信眾甚為踴躍云。

馬刺拉

馬刺拉市佛教大乘信願寺瑞今法師及佛教居士林施

性統居士蔡孝媛居士等，為利用暑期灌輸青年佛學知識，特籌組暑期佛學講習班，培植青年對佛法信仰，由蔡孝媛居士擔任籌備主任，刻積極進行分聘講師及招生事宜云。

臺東

熱心於弘法的煮雲法師，已於上月十一號赴臺東海山寺弘法，歷時七日，成千信眾聽講，煮雲法師並為組織念佛會，使佛教徒常能聚會共修。開煮雲法師將轉道玉里、花蓮、宜蘭等地弘法云。

彰化

彰化漢州後，該公司佛教同人，特請准公司副一歲食處，以便利值素願，並經智光老法師命名為淨心室，佈置簡單莊嚴，頗受一般人稱許。四月十一日該公司勸進會又特洽請現任臺灣室副主任陳顯國大居士於當晚在該室演佛學講座，演佛學之現實主義，在座聽眾三十多人，大多係高級職員。陳居士以佛學之適應現實，深入淺出，大吹法螺，很能引起聽眾興趣，聞該會今後將按月繼續舉辦佛學演講云。

臺南

菩提雜誌社的幻燈隊，於上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在臺南康樂堂放映西遊記三卷，釋迦傳六卷，該演片均為彩色。聞每晚觀衆均在二千人以上云。

關山

本月廿四日煮雲法師蒞關山弘法，有臺東議長黃拓榮老、太師黃煥芹居士等數十人於車站歡迎並獻花，法師駐錫玉崙居士家中，在關山寺講演兩日，每晚聽眾數百人，皈依者五十餘人，黃議長全家老幼亦皈依三寶，並有高山同

胞十餘人亦皈依云。

富里

煮雲法師於本月廿六日抵達富里車站，富里民衆熱烈歡迎，法師下車後有女童獻花致敬，在車站歡迎者有富里議員林水木，鄉長呂元清，村長林連松，水利主任林興財，代表陳有德，與地方重要信徒蕭清水、黎庭輝、胡金雲、林德從、徐明造等數百人，執旗鳴炮，並有戲班樂隊大鑼，大鼓沿途迎迓，祖一樣的熱烈，街市商店家家戶戶焚香放炮，法師感動得流下淚來。是晚在關帝廟前演講，聽眾七百餘人。第二天上午在富里大戲院演說聽眾五百餘人。第三晚仍在關帝廟前演說，聽眾近千人，此種壯大勝況，實屬空前！最後有林水木議員，村長林連松等數十人皈依三寶。

玉里

煮雲法師廿八日蒞玉里，該晚在關帝廟前弘法，廿九日白天法師在玉里電臺廣播，入晚仍在原處演講聽眾四百餘人，當地佛教負責人吳萬子，張沐蘭等居士熱烈宣傳，堅留法師在玉里續講三天。並聞法師於五月一日將在花蓮慈天宮前演說三日。

臺北

四月八日為釋迦牟尼佛二千九百八十二年誕辰，中國佛教會臺北分會於是日上午九時，在新公園舉行浴佛典禮，到有信徒數千人，由心源法師主持，章嘉信淨、智性三導師贊禮，另有各廟寺住持僧眾廿餘人如雲上供奠禮。典禮中，鼓樂與西樂並奏，繼之鳴炮，放生，會場中央矗立之高竿上，懸有大圓盆此時啓盆，盆中三隻白鴿，九隻小雀，俱凌空飛去。行禮如儀後，

即為一江山烈士及大陸死難軍民同胞
誦念心經往生咒追悼，並祈禱自由中
國早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及教友。
嗣即散花獻佛，主席心源上頌詞，章
嘉，林宗心，張祥傳等相繼致詞，最
後獻供浴佛，九龍吐甘水，淨浴佛身
，十一時五十分浴畢，中午休息，下
午講經回向，並有許多善男信女前往
浴水槽，取水澆在手上，然後再用瓶
子接著從葉上滴下來的水，一口喝盡
，以求佛的保佑。

緬甸

仰光緬甸佛教大學，
為緬甸佛教之最高學府，
該院現任副院長宇那迦那那大師，昔
年曾留學印度國際大學，與我國法
師同學，且曾從師學習中國語文
並研究中國佛法，因而他對中國「大

乘」佛法深感興趣，認為緬甸佛教所
崇奉之「小乘」經典，為「巴利」語
上座部佛法，中國所奉行之「大乘
」佛教，為「梵文」大乘部佛法，雖
在教義上有深淺不同，但同是釋迦牟
尼親口宣說，猶如四大海水，同一鹹
味，時至今日，吾人應具有世界佛教
眼光，且應努力使大小乘法化融為一
流，故修學「小乘」佛法的人，當研
究「大乘」佛法思想，同時大乘佛教
學者，亦當探討小乘佛法，如此，中
緬兩國佛教乃可成為完整的佛教。他
近擬就該學院設立一「中國佛學系」
，使緬甸有研究中國佛法之機會，惟
因搜集中國佛書多不易得，於是商請
我國樂觀法師，由樂師特請臺灣中國
佛教總會，贈送我國藏經一部與該院

，日前接中佛會委員會覆書，對該學
院此種溝通兩國佛教文化美舉，表示
欣慰，樂意熱烈贊助，允將最近在香港
出版之「太虛菩薩」全書（共計二
十編）贈送一部，該書中所講者舉凡
大乘經論重要者均有，純為機會貫通
以有條理，有系統之現代文字出之，
比讀大部藏經，尤易了解而獲益，堪
可供發揮研究，或翻譯。聞該學院一
俟書寄到後，將刊出版之「巴利」文
藏經一部，回贈中國佛教會，此實為
中緬兩國佛教文化交流之徵兆云。

臺中

當家妙本師，為加強該地
信眾對佛教的正確認識起見，特於三
月聯絡土牛明山寺、大雅龍善寺、大
安三合寺等，發起作佛教活動講座，

註冊商標

特製拉鍊女鞋

式樣新穎
品質高起

超級拉鍊不銹
變上停扣自如
防水淋雨不
保舌口水浸
襪絲護保不
口不侵永浸

新中中央橡膠廠出品

！得各地同道歡迎
灣內各地法師宏法
未有的奇跡，均
自請臺語，開臺
，不用人結譯，
「八大人覺經」
，土牛明山寺講
，普賢行願品」
，大雅龍善寺講
，土法門的殊勝」
三合寺講「一淨
次先後在「大安
原始佛教」，其
后里毘盧寺講
隨宜施教，先在
法師善說法要，
講法一月。心然
恭請心然法師為
講師，現已巡迴
講法一月。心然
法師善說法要，
隨宜施教，先在
后里毘盧寺講
原始佛教」，其
次先後在「大安
三合寺講「一淨
土法門的殊勝」
，大雅龍善寺講
，普賢行願品」
，土牛明山寺講
，不用人結譯，
「八大人覺經」
，土牛明山寺講
，普賢行願品」
，大雅龍善寺講
，土法門的殊勝」
三合寺講「一淨

內政部登記證壽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二〇九號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眼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人生

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 長：南
發行人：東
主 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國 外 分 社
主 任：優
地址：香港馬地安樂街三十
六號
主 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今 社

二、菲 律 賓 分 社
主 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
主 任：謝 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66號
義 社

三、南 洋 分 社
主 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
主 任：謝 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66號
義 社

四、泰 國 分 社
主 任：謝 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66號
義 社

訂 價	
年 全	本 省 臺 幣
	陸 元
	海 外 非 幣
	陸 元
	港 幣
	拾 貳 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